

新中華叢書

文藝彙刊

旱



周楞伽著

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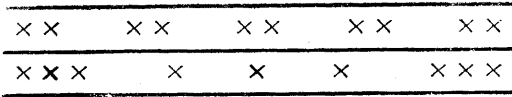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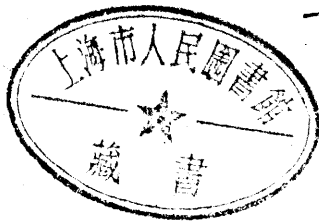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2 1487B



旱

新中華叢書
文藝彙刊之一

周楞伽著



災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序

本集所收的六篇，全是作者在最近三年內所作的；其中旱災一篇，原是一個三四萬字的中篇小說，因為篇幅的關係，在雜誌上發表時，特縮短成這麼一個短篇，好在它的精華都在這一萬字裏，所以決不像其他的節本可比。從體裁上說，村居日記似乎是一個例外，但從內容上看，實與旱災很有關係，所以我們特把它附刊在這本小說集裏。

民國二十四年八月 編者

旱災目次

序

旱災

..... (一)

木匠

..... (二九)

剩餘者

..... (五)

永久的感傷

..... (六九)

小貓

..... (九一)

村居日記

..... (一〇九)

旱災

這一年，天氣熱得非常早。夏至還沒有到，村人們已多數在打赤膊了。

太陽幾乎沒有一天不出來，沒有一天不把它火辣辣的光線照射在田地上。半空中好像張着一把火傘，曬得人身上不住淌汗，曬得黃狗吐出了舌頭喘氣，曬得已蒔秧的田裏的稻苗乾枯如同囚犯頭上的亂髮一樣。

村人們的習慣，大都是在霉秧時期下種，因為從傳說和經驗上，他們都明瞭惟有這樣纔可以得到豐收。而且這霉秧時期恰巧正在黃梅期內，黃梅照例是有雨的，趁雨後田土軟，蒔秧是最便當不過的事。可是今年的情形却有些不同，黃梅就沒有下雨，霉秧時期下種的大好機會也就輕輕錯過。現在是霉秧時期已經過去了有七八天，天還是這樣一個晴朗的藍天，太陽依舊每天出來，向地球上的民衆耀武揚威，連一絲雨意都不曾有過。

希望天上趕快落下一陣雨來，差不多成爲村人們一致的心理了。往往只要天邊起了一陣響雷，或者有了一朵烏雲，就都把手加在額上，爭相告訴，雖然誰都不敢把希望中的話語說出口。

這因為他們大家都有一種共通的迷信，認這是天機，不可洩漏的，一洩漏了，天就會照他們相反的意思做去，本來要落雨的，也會因他們的說破而不落了。

可是任憑村人們怎樣小心，他們的希望終於沒有實現過。天公好像有意和他們作對似的，什麼響雷，什麼烏雲，都不過是和他們開的頑笑，雨却一滴都沒有。於是，村人們便不得不於希望天的心理以外，再從人事方面盡力。村裏的田已經蒔秧的只有一部分，其他沒有下種的田，就只好車了水來蒔秧。車水，現在已很少有幾個人家用得起耕牛了，大半用的是人工，一畝田，至少得用三四個人來車纜車得滿，車滿了也不能就此一勞永逸，常常秧剛蒔完，田裏水也就乾了，「黃秧不經乾，」不能不添漫，而要添漫，便只得暫時把沒有車水蒔秧的田攔下。這些田，因為經過太陽曝曬的時間太久，田裏的泥土已逐漸在變硬龜坼，即使車滿了水進去，也不是一時三刻可以下種的了。

村人們的心裏誰都好像燃着一盆火，他們一方面感到把人工花費在添漫上仍舊不能使稻苗活起來的可惜，一方面又捨不得聽憑那些沒有車水蒔秧的田荒廢下去。所以近來差不多每個村人的眉頭上都加添了幾個結，彼此見面時，只有互相搖頭歎氣。尤其是那些天天都要踏

水車的壯年漢子們，想到自己辛苦的沒有報酬，是比任何人更要感到難過的。

因爲大多數的村人都不分晝夜的要到河畔去車水添漫，於是，傍晚時候禾場上的空氣，也就和往年不同。往年，天沒有那麼旱，村人們除了蒔秧以外就無別的辛苦事，一到傍晚，都到禾場上來納涼，藉此恢復一天的疲勞。那時候，禾場上充滿了談笑聲浪，空氣是緊張而又歡樂。現在則恰好和那時成了個反比例，在禾場上納涼的，只有一些無知無識的小孩們，偶然也雜着幾個老年人和主持家務的婦女，疏疏落落的點綴在這空曠的禾場上，分外顯出空氣的冷靜和寂寞。

這時，也就是這樣一種光景。太陽已經落山，天還沒斷黑，禾場上正是很好的納涼時候，可是坐到這禾場上來納涼的人却寥寥可數，只遠處不時有「啣呀」的桔槔聲傳過來，聲音裏彷彿包藏着無數人們的絕望的歎息。已經到了六十高齡的福壽叔，叨着旱煙管，獨自坐在門前，出神地聽着這聲音。偶然擡起頭來，向天空中望了一眼，不禁充滿了感慨的，把煙灰敲掉了，向坐在旁邊的貼鄰吳三說：

「唉！這種天，真是要我們種田人的命！」

吳三正在紮鞋底，聽了這話，只把針尖在頭髮裏摩擦了兩下，並不作聲。倒是在另一邊坐

着出名嘴碎的福和嫂忍耐不住了。

『是呀，福壽叔，你是老人家了，比我們年輕人見得多聽得多，像今年這種天氣，不曉得從前可曾有過？我只記得小時候也曾碰到過這麼一個旱天，這事離開現在好像已經有二十年了。』

福壽叔咳嗽了一聲，吐了口濃痰在地上，隨即便用腳踢去了說：

『哼！二十年前？二十年前的那次旱天，哪裏及得上今年！像今年這種天氣，我活上一輩子了，還沒看見過。只聽得我的長輩說：咸豐……唔！咸豐六年罷！那一年的天氣纔旱得怕人，從黃梅到伏天，連一滴雨都沒有落過。』

福和嫂忍不住吐了吐舌頭，咕噥着說：

『不曉得今年會不會也這樣旱。但願天老爺保佑，趕快落下雨來，要不然可真不得了！』

暫時大家都沉默着不說話，天色漸漸的黑了下來，風吹得更涼，遠處送來的枯槁聲也更清楚。上弦月像秤鈞一樣掛在天上，滿天都是繁星，月光雖很昏黃模糊，但地上被拉長了的人影，看起來却也頗為明白。

這時，前邊的官塘路上，開始有一個人影，向禾場上移動過來，到得近前看時，原來是福和嫂

的男人福和、福和嫂連忙站起來，把凳讓給她男人坐。福和且不坐下，他先笑着向場上人說：

「你們在這裏乘風涼，倒蠻快活，可曉得城裏已經鬧翻了？」

「城裏怎麼樣？」福壽叔忍不住問了。他這問話簡直可以代表禾場上全體人的心理，因為這時大家的眼光正都注視在福和臉上，眼光裏差不多都帶得有探詢的意思。

「城裏的新聞多得很哩！講起來就講三天三夜也講不完。」福和在凳上坐下了說。

「你只揀要緊的說兩樣就是了。」福和嫂帶着憐惜男人意味的說，一壁在旁邊爲她男人打扇驅蚊。

「要緊的嗎？那當然要算求雨了。城裏人真會鬧新花樣，近來因爲求龍王沒用，索性鬧起什麼陰官求雨來。今天天剛亮，就有許多人，把城隍菩薩的神座，從城隍廟裏擡出，擡到東嶽廟裏去見東嶽大帝，拜求下雨。看熱鬧的人有千把多。說也奇怪，城隍菩薩出廟的時候，鬍鬚上竟釘着一隻蜻蜓，趕都趕不掉，不知道是什麼緣故。」

「有這樣的事嗎？」納涼的人們不禁都稱奇道怪起來了。

「唔！這裏面一定有些道理，說不定那一隻蜻蜓，就是城隍菩薩的化身。這一來，可就不怕天

不落雨了。』福壽叔撚了撚鬚鬚，賣老地說：好像不論什麼人，都沒有他知道得多。

『還有什麼新聞呢？』坐在李四阿太右側的萬桂奶奶問，仰起了頭，津津有味的等候着福和的回答。

『還有，那可不大好！城裏的河道一天比一天淺下去，到處都鬧着水荒，挑一擔水要一百錢，還都是些墨綠的臭水。因為河道淺，吃水重的船不能開，米價也就跟着漲了起來，一天要漲兩三回。頭號白米從前只要六塊多一石，現在已經漲到九塊半，說不定明後天就要漲出十塊大關。聽米行裏的人說，要是天再不下雨，漲到十三、四塊一石也難說。』

李四阿太搖搖頭，打了一個呃，這是她的習慣，每逢不愉快的時候，總不免要打呃。福壽叔的眉頭也皺攏了，福和的話引起他好幾樁心事，他很怕再車幾天水，就要車出河身來，真的，像城裏那樣闊大的官河，都不免要乾淺，何況鄉下那樣小小的河浜，河一乾，那真要人命，這裏原本是旱地，近處毫無什麼大江大海，可以引了江水海水來灌田，只有眼白巴巴的等死。還有，隔年剩下的米糧，吃到現在，已經快要吃完，在這新穀登場的時候，不碰巧米價恰恰在看漲，以後吃什麼都成了問題。他焦急得心都痛了。

福和却又笑着說起話來：

「不過也有個好消息，聽說縣衙門裏新近從上海買來好幾架洋水車，現在已經裝好船，快要下鄉來幫我們車水了。」

禾場上納涼的人聽了這消息，不由得都歡呼了起來。

可是福壽叔却搖着頭，他並不對這消息抱樂觀，他覺得就是洋水車來也沒有用處，至多只有使那小小的河浜早一些乾。但他也不願把這話說出口，打斷別人的興致，所以只是閉着嘴，默默的抽煙。

洋水車果然下鄉來了，這是三天以後的事。

這一件事，閏動了村人們的視聽，大家都盪擁到河浜畔來看。河岸上，一條線似的排列着許多人，百多隻眼珠全死盯在河裏的一艘機船上。機船上裝着一個鋼鐵作的機器，一頭還有個喇叭管大口，據說這就是洋水車。

太陽依舊熱烘烘的照射在每個人頭頂上，天是蔚藍色的，天空中有幾朵白雲停滯着不動。

福壽叔也到河畔來瞧熱鬧。

河岸上站的人雖然多，但却都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作聲，連輕微的咳嗽也可以聽得清楚。大家都像看變戲法似的，把充滿了興味的眼光，看定了那艘機船。

機船上一共只有兩個人，一個管理着機器，另一個在船頭上撐篙。這時，船已把纜繫定了，撐篙的那個人，從機旁提了一網白色的軟橡皮管上岸來，他先把一頭裝在那喇叭管大口上，然後順着田埂，把皮管引伸過去。村人們的注意力不由得都集中在他身上，他走一步，大家的眼光也跟着他前進一步。最後，他立定了，把皮管的另一頭對準着一塊田。福壽叔騰出一隻手來，遮着陽光，竭力向前望去，他認識這塊田是前面張家祠堂那邊的癩痢頭桂生家種的。

洋水車開始在車水了。機船在河裏「突突突突」的響着，平靜的河面起了極大的擾亂，河水混合着污泥向船底下亂鑽。同時，執在岸上那人手裏的皮管的另一頭，却像瀑布一樣的噴射出大量的水來，不多一會，就把一整塊的田灌滿了。

這可驚的偉大的物質文明的力量，使守舊的村人們，不禁都吐出了舌頭，好半晌縮不進去。有許多人看看前面那新式的機器，又回頭望望後面那古老的水車，止不住全倒抽了一口冷氣。心裏不因不由的起了兩種不同的感想，一方面覺得那舊式的水車簡直可以拆下來當柴燒，另

一方面又覺得如若大家都能有這樣一部洋水車，可以毫不費力的隨時把田裏的水灌滿，真是最幸福不過的事了。

「福壽叔，你老人家也有興出來瞧熱鬧嗎？」

福壽叔瞧那人時，正是屋裏有着一位出名的小脚娘子的劉阿大，便也笑着向他點點頭說：

「唔！這也不過是湊湊大家的趣罷了。」

劉阿大却像深有所感似的慨歎了起來。

「到底是洋人心思巧，纔會造出這種新傢伙。福壽叔，你想，像我們那種老式的水車，會這樣快的灌滿一田水嗎？就是用最大的九老頭，踏上兩三個鐘頭，也不會呢。」

福壽叔搖搖頭，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忍不住悄悄的向劉阿大問道：

「怎樣這洋水車不先灌近河浜的田，倒老遠的用皮管子去灌起癩痢頭桂生家的田來了呢？」

「這還用得着問嗎？癩痢頭桂生先交錢，自然是該他先灌了。」劉阿大冷冷的說。

福壽叔不禁吃了一驚，把手搔搔頭，頭腦似乎有些糊塗了。洋水車幫人車水，還得交錢，這可

是他原先所沒有想到過的。幾天前從城裏回來的福和對他說的一番話，還很清楚的保留在他的記憶裏，怎麼現在竟忽然變卦起來了呢？爲要解釋這個疑團，於是他便繼續向劉阿大問道：

「不是衙門裏買了洋水車來幫我們鄉下人車水的嗎？爲什麼還要交錢？」

「那裏話！衙門裏會有洋水車來幫我們車水倒好了。這部洋水車，聽說是什麼吳桂寶和張榮坤合股買來的。他們是將本求利，自然只有在銅錢上着眼了。」

「那麼，灌一畝田大概要多少錢呢？」

「我也不大明白，不過等一會他們總會說出的。」

就在他們兩人說話的當口，洋水車已把癩痢頭桂生家的田灌完了。在岸上的那人，收了皮管，重新走回河浜畔來，大聲向站在河岸上的人說：

「每畝田一塊半，還有誰要灌？」

福壽叔的心不禁卜通卜通一陣跳，下意識地幾乎喊出「我」來，但理智立刻把他的口噤住了。他想到他的田有三十多畝，就是專灌已蒔秧的田，也要念多塊錢，念多塊錢，目前那裏籌得出？而且，就是灌了以後，還有問題。在這樣烈日炎天之下，稻苗能否長成？縱使長成了，將來的穀價

是否不至於低賤到不够本？這些都不能不預先打算一下。而一打算，他的一顆癢癢的心，便登時變得搖搖不定了。

他躊躇着，可是機會却很快的溜過了他身邊，有一個人代替他出來喊『我』了。那是萬桂奶奶的男人萬桂。

『錢呢？』執着皮管的，那個人問，他的臉绷得緊緊的，連一些表情都沒有。好像他的眼孔裏只認得錢，不認得人。

『錢，可沒有現的，請你們先把我的田灌起來，等我去當了當頭，再交錢給你們。』

『不行！我們這裏是一手交錢，一手灌田，諸親好友，概不賒欠。』

『我並不想賒欠你們的呀，不是已經說過了嗎，當了當頭就交給你們。』萬桂氣憤憤地說。他的眼珠都紅了，指手畫脚的，嘴沫直濺到近旁的人身上去。

『那你就趕快去當當頭罷。空口說白話，是不中用的，要灌的人多着哩。』那個人刻薄地說，隨即便又別轉頭去，向河岸上的人們喊着：

『還有誰要灌？每畝田一塊半。』

人叢中有一個人鑽出來說話了，那是吳三孀的男人福餘。他的手裏執着三張破爛的鈔票。『這裏是三塊錢，你先給我灌兩畝。』

那個人接過鈔票來看了看，隨手納在袋裏，向船上人喊了聲：『兩畝！』一壁又向福餘問道：『你的田在那裏？』

福餘把手向前面一指，便當先引導着那人，向他田畝所在地走去。受了一頓奚落的萬桂，用嫉恨的眼光送着他們，忽然一跳三尺高，旋風似的追上去，攔住他們的路，咬着牙咆哮道：

『不許走！我得問你們個明白，憑什麼你們敢在這裏用洋水車車水灌田？這條河浜是公共的，大家都靠着活命，如今你們一個只曉得賺錢，一個只顧自己的田，也不想，要是把這條河浜車乾了，別人用什麼來灌田，不是大家都要喝西北風嗎？這種傷天害理絕子絕孫的勾當，虧你們會幹出來，還不快給我滾回去。』

福餘也咆哮起來了：

『你別狗見了屎眼熱，自己沒有錢，看見別人有錢灌田又吃醋。這條河浜既然是公共的，自然大家都可以要怎樣就怎樣，只要你有本事拿得出錢來，我一定讓你先灌，不說半個「不」字。』

萬桂不理他，他只像發了瘋似的，在田埂上橫跳八尺，豎跳一丈。一壁面紅耳赤，搥拳捋臂的向衆人說：

『諸位鄉鄰，你們大家都在這裏，請出頭來說一句公道話。這條河浜是大家共有的，大家吃水也靠着它，灌田也靠着它。如今却給外路人來賺錢，自己快要一滴都得不到，有這個道理嗎？』

他這一番話却說到了村人們心上。村人們正都覺得灌一畝田要一塊半，價錢未免太貴，同時看見河裏的水被別人車了這許多去，又有些肉痛，聽了這帶有煽動性的話，十停中有九停都表同情。在岸上執着皮管灌田的那人，看見形勢不妙，纔知道萬桂不是好惹的，深悔先前不該得罪了他。於是，便走到他身邊去，陪笑向他說：

『好了！請你別多說罷！我如今就先給你灌田，等你當了當頭來再交錢。』

但萬桂却意外地強硬起來了，他把兩手叉着腰，頭像博浪鼓似的搖着說：

『我不要！要灌就大家一齊灌，可是莫想錢。這水原本是我們的，歸根你們就不該從這上面賺錢。』

這就鬧成了一個僵局。洋水車是私人買來的，將本求利，當然不肯盡義務，代村人們白灌。而

村人們又都窮得可以，誰都負擔不起一塊半錢灌一畝田的費用，都想自估一些便宜，於是大家便都只有在一種對峙的形勢下呆立下去。最後，還是福壽叔忍耐不住了，上來向執着皮管灌田的機船上的人提出了兩條意見：第一是洋水車儘管在河浜裏幫村人們車水，不過價錢却要減一半，七角錢灌一畝田。第二是把三塊錢還給福餘，立刻將船開到別處去，不許再在河浜裏停留。

機船上的人對第一條意見不肯答應，說不論那裏都沒這樣便宜的價錢，却願意接受第二條意見，當場取出那三塊錢來還給福餘。誰知福餘反而留難起來了，他很固執的說，錢已經交過，不能收回，無論怎樣，非把田灌了不可。從他的口氣上聽，顯然並不一定要灌田，只是覺得要這麼一來，未免示弱於萬桂，這口氣，是他再也警不下的。

村人們也都明白他的意思，便有幾個人作好作歹的出頭排解，勸福餘不要太固執。他們的話是說得很正大的，但也不無有一些嫉妬的私心，這心理，福餘也未嘗看不出，他更不肯讓步了，搖着頭，很堅決的說：

「洋水車走不走我管不着，不過我的錢已經交過了，它要走，一定得給我灌了田纔許走。」

這話似乎引起了萬桂的憤怒，他忽然破口大罵了起來。

『誰敢留洋水車在這裏車水，老子×他十八代的祖宗。』

『我×你娘個三十六代！』福餘紅着眼咆哮着。他猛的一個虎跳，高高伸起一隻手來抓萬桂，但被村人們攔住了。

萬桂冷笑了一聲，他彎腰從地上拾起一塊乾硬的泥團來，向福餘擲去，一壁口裏也粗魯地回罵：

『娘賣□！老子×你七十二代祖太太！』

泥團並沒有擲中福餘，但這無疑地是一個導火線，立刻，一場猛烈的打架開始了。福餘像一頭出柙的猛虎似的，推開他身旁的村人們，便向萬桂撲去。兩個人扭打做一團，地上塵土飛揚，很有許多稻田都受了波及，稻苗被踏踐蹂躪得不成樣子。幸虧這些稻苗已都是乾枯的了，還不算怎樣的損失。

一方面，吳三孀在河岸上跳着脚，哭罵着說：

『水，又不是你一個人家的，大家都有份。我們出了錢叫洋水車車水，于你這殺壞什麼事，要你來管？』

萬桂奶奶也站在一旁冷冷的回罵着：

『誰是殺坯？只有不顧別人只顧自己的人纔是殺坯哩！水是大家的，憑什麼你們能硬車許多去？別仗着有幾個臭錢，就強兇霸道。你且去問問大家看：到底是誰說得過去？』

打架隨着相罵的聲音愈來愈劇烈了。兩個人，宛似兩頭猛虎似的，從河岸上打到田埂上，更從田埂上滾進稻田裏，誰都搶着想佔上風，拳頭像雨點一樣儘向對方身上打下去。村人們都怕吃冷拳，沒一個敢上前拖開他們，只有眼睜睜的瞧着他們打。直打了一刻多鐘，纔被各人的老婆拉開去，每個人的臉上身上都沾滿了污泥，藍布大衫被扯得七零八落的，但還都虎虎的相視着，想趁對方不留心的時候，冷不防的進攻。

機船上的人見了這情形，再也不敢多留了。便不管福餘答應與否，把那三張破爛的鈔票拋在地上，用一塊石頭壓着，攔了那一網軟橡皮管上船去，解掉纜繩，點起一篙，開船便走。

村人們望着那機船漸漸離開了視線，心裏一半覺得愉快，一半又有些惋惜。他們這時又都懊悔起來了。懊悔方纔不該不再和機船上的人講價。要是把價錢出到一塊錢灌一畝，機船上的人不見得會不答應，答應了，那這一筆錢就比較容易籌措，許多已蒔秧的田都可以灌滿了。不過

事情已經過去，懊悔也不中用，他們只有回過頭來看打架的萬柱和福餘，福餘正悻悻然的從石頭下取出那三張破爛的鈔票來，回身向村裏走去，一壁戟指指着萬桂說：

『在這裏欺人，算不得好漢。有膽量的明天上區公所評理去。』

『去去！誰怕你嗎？就是在縣老爺面前打官司我也敢，別說區公所。』萬桂重重的吐了口涎沫說。他還想追上去，但被他老婆下死勁的拖住了。

村人們見已沒有什麼熱鬧可瞧，也都紛紛的散了開去，但誰的心裏都有些不滿足。這起着不滿足之感的人中，便有福壽叔。他深悔自己太沒有決斷，不該不趁早把家裏所剩的幾塊錢拿出來灌田，讓那機船白走。現在是，只好依舊由他三個兒子，在那古老的水車上，「啣呀啣呀」的煎熬出水來了。

村裏的空氣又回復到平時的冷靜。可是，這冷靜的空氣，在今天所佔據的時間，却是非常短暫的。不多一會，另一樁新事實，又閃動了村人們的視聽，大家都跑出來了。這次他們却不再跑到河畔去，大都是朝着官塘路口跑。

官塘路上有人在敲着銅鑼。

「鐘！鐘！鐘！」

銅鑼後面，是四五個衣冠楚楚的人，擁護着一尊八人擡的大轎。轎後還跟着十來個短衣赤腿的鄉下人，大聲的向村裏喊着：

「聖王菩薩出巡了，大家趕快出來求雨呀！」

隨着這呼聲，轎子就正對着禾場放平，八個轎夫都來問村人們討茶水喝。轎裏的聖王菩薩別的都沒有改變，就只頭上的平天冠換了一頂笠帽。小孩子們沒有見過這種怪相，忍不住都指指點點的說笑起來，這舉動，很快的便被大人們訶止了，因為這是不免要觸怒聖王菩薩的。

「聖王菩薩，下雨呀！下雨呀！」出來瞧熱鬧的村人們，一齊跪下來了，大家都高聲這樣喊着，聲音簡直可以響徹半天！福壽叔也帶領了他三個媳婦和許多孫兒女們，捧着香燭，跪在衆人後面，不住磕頭。

聖王菩薩臉上一些表情都沒有的領受了村人們的大禮，便又由八個轎夫擡起，「鐘！鐘！鐘！」的響着銅鑼，前呼後擁的走了。

天，依舊光明晴朗，太陽火辣辣的照射在地上，連一絲雨意都沒有。河裏的水也乾得見底了。

天仍舊不下雨，田裏最後的一些希望都告斷絕，是應該報荒的時候了。

對於報荒，村人們裏面也分贊成和反對兩派。贊成的是一部分老成持重的人，他們都以爲報荒後可以安心一些，不用再爲還不出租米擔憂，並且說不定縣裏還有相當的救濟辦法。反對的是另一部分年輕人，他們都認爲希望縣裏有什麼救濟辦法，已等於做夢，與其去報荒，還不如去逃荒好些。

可是，漸漸的，年輕人也就不再固執自己的意見，贊成去報荒了。

現在報荒早已不成問題。成問題的只是幾時去，和多少人去。

福壽叔主張人數應該有一個限制，去得太多了怕城裏人犯疑，反爲不美，最好每家都派出一個人來充代表。至於去的時間，則不妨等一兩天，看區裏有沒有人下鄉來勘災再說。

村人們都贊同福壽叔這辦法，於是，便一面派代表，一面耐心守候着區裏的人下鄉來。可是，兩天很快的過去了，區裏却連一個人影也不見。大家都覺得報荒的事已不容再緩，便稍稍集議了一下，決定立刻出發，趕正午前到達縣裏，午後三點鐘回村。

一行人，每人帶了一束乾枯的稻苗，便浩浩蕩蕩的從官塘路上向縣城那一頭走去了。這次

出去的人，差不多都是村裏的壯丁，福和、福餘都在內，代表福壽叔前去的，是他的三兒子玉順。這當兒，城裏的空氣，是非常緊張熱鬧。

福和他們一進城，便遇見了不少從西北鄉開亭區、成賢區來的人。問起來，纔知道他們也是來城報荒的，並且知道城裏恰巧揀在今天午時出龍王會求雨，他們都預備看過會再一同上縣衙去。這正是很湊巧的事，爲了大家在一起，可以壯一些聲勢起見，福和他們這一小集團，便也都停留下來看會。

會還沒有來，但街道兩旁却已擠滿了人，連上面樓窗裏也有不少人頭伸出來。街中心，不時有許多小孩子跑過，滿嘴散播着謠言說：『會來了！會來了！』引得大家都伸長頭頸向街梢望。等到望了一個空，便又都低頭咒詛起這些說謊的小孩們來。

終於，會來了。當先是許多五色繽紛的旗羅牌傘，接着是清八音，爐香，各色槓頭，孩馬，以及賽會中一切應有的儀仗。這些過去後，便來了一陣很熱鬧的鑼鼓聲。鑼鼓後面是八個精壯的漢子，赤膊露體，只裹着一條圍裙，在街上大掉龍燈。看的人一面拚命喊好，一面取出許多花炮來，向他們放射。「嗤嗤——」「砰磅——」「劈拍——」「火星連續着飛到他們精壯的肌肉上去，打

得他們渾身皮開肉爛，可是他們却像沒事人似的，一些都不畏縮，並且掉弄得更加勇武起來。而觀衆也就從他們這勇武的狀態中，暫時滿足了幾分蠻性的快感。

最後，便是那由三茅殿迎進城來的銅龍王，用三十二名槓夫，很鄭重的擡着。龍王的全身都是用頂上黃銅雕琢成的，在太陽光下，不時閃着璀璨的光芒。觀衆這時都一變先前玩笑的態度，很虔誠的合掌當胸，禱告起來：

『龍王菩薩，趕快下雨吧！』

會也就在這禱告聲中告終，觀衆的眼光，都由會轉到看會的農民們身上去，眼光裏滿現着不安和畏怯的成分。街上的店舖和住戶紛紛關上了門，就像有什麼大禍將要到來一樣。

看過了會的農民們，都抱着同一的目的，盞擁到縣前去報荒，黑壓壓的，把一條縣前街擠得風雨不透，連街兩旁的臺東路、臺西路都停留着不少人，手裏大半都帶有乾枯的稻苗，一片嘈雜的聲浪，吵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形勢是非常的嚴重緊張。

縣府方面也早有了準備，保安隊成半圓形的一字排開，把手裏的槍枝放平，拱護住了縣衙，不讓農民們闖進來。可是農民們仗着人數比保安隊多過幾倍，有恃無恐的，並不把那些保安隊

和槍枝放在眼裏。站在前面的不時想乘隙衝進縣衙裏去，站在後面的，則亂七八糟的一片聲嚷着：

『大家衝進去，見縣長報荒去。』

『請縣長出來商量一個辦法。』

『我們大家還沒有吃飯，請縣長開一頓中飯給我們吃。』

『請縣長出來呀！』

『請縣長開飯呀！』

人頭像波浪一樣洶湧着，喊聲震徹半天。在場彈壓的警察，都感到無法可施，手裏的警棍雖作勢高舉着，却不敢打下去，怕犯了衆怒，要吃眼前虧。

這樣過了約莫五分鐘光景，縣衙裏開始走出一個科員模樣的人來。他一出來，便揚着手，高聲向農民們說：

『不要吵！縣長說的，你們人太多了，不能全進來，有什麼要求，叫你們推出代表來說。』

攔在農民們前面的保安隊，又照着這話，說了一遍，可是說話的聲音被大多數農民的喊聲

遮蓋過了，等於沒說一般。那科員模樣的人沒法，搔搔頭，重新跑進縣衙去。不久，便帶出一張方凳，一枚揚聲筒來。站在凳上，握着揚聲筒，把他的話重複說了一遍，這纔算把他的意思，傳達給農民們了。

明白了這意思的農民們，一時都靜了下來，噉噉喳喳的商量着。過了一會，纔推出十五個代表到縣衙裏去。這十五個代表纔一推出，縣衙裏忽又走出一個穿着長袍馬褂的人來。站在凳上的科員，一見那人，連忙說了聲：『好了！科長出來了！』便跳下凳，把手裏的揚聲筒交給科長。本來預備放開一條路來讓代表走進縣衙去的保安隊，又把路堵住了，只和在场彈壓的警察，一同揚着手，向農民們說：

『靜默！靜默！大家不要吵！好讓你們的代表跟科長說話。』

代表們在科長面前提出了三項要求：豁免租賦。散發倉穀。請縣長下鄉勘荒。

科長一面聽着，一面點着頭。聽完了，便握着揚聲筒，向農民們說：

『你們的要求都可以接受，縣長過兩天就預備下鄉來勘荒了，大家好好的散回去罷。』

農民們雖都覺得滿意，但還不肯就此散開。一部分爲饑餓所迫的人，又都同聲喊出他們的

要求來：

『我們大家還沒有吃飯，請縣長開一頓中飯出來給我們吃。』

這麼喊着，站在前面的農民們，都帶了些不滿意的神氣，用手推着在他們身旁的代表們說：

『噓！木頭說呀！說請縣長開一頓中飯給大家吃。』

代表們沒法，只得據實把這要求告訴了科長。

科長略微躊躇了一下，提起揚聲筒來，正預備開口。忽然，從他背後那邊，忿息地跑來一個警察，向科長附耳說了幾句話。科長的臉色立刻變了，他嚥下了本來要說的話，握着揚聲筒，重新說出一番話來：

『大家不要吵！聽我說！你們這次上城來報荒，是應該的，不過要懂法律，守秩序，不能仗着人多，就無法無天的胡鬧。剛纔有警察來報告說，北門大街沈鄉紳家遭了搶。這件事，還說不定是誰幹的，不過你們總不免要負一些責任。』

農民們一聽，立刻都大聲嘩噪了起來：

『不要冤枉我們！我們大家都規規矩矩的站在這裏，沒有一個走開，怎麼會去打搶人家？』

代表把這話告訴了科長，科長又在揚聲筒裏說：

『我也曉得你們是規矩的，不過最好大家讓保安隊搜查一下，好表明你們的心跡。』

這一來，可把農民們觸怒了。他們肚裏正饑餓不堪，怎麼還經得起人冤枉他們搶劫，要搜查。忍不住發了一聲喊，大夥兒往前一衝，衝開了攔截他們的保安隊，衝翻了那張方凳，把握着揚聲筒說話的科長衝倒在地上，潮水似的湧進縣衙裏去。

保安隊看形勢不妙，要想阻止他們前進，只得開起朝天槍來。「砰砰——」

聽見了槍聲，農民們稍稍後退了一下，但到明瞭了槍聲的來源時，不禁更加發怒起來。靠近山地素來以强悍著稱的開亭區農民，首先怒吼了一聲，虎也似的撲到開槍的保安隊身上去，奪取他們手裏的槍枝。

一幕空前未有的大動亂在縣衙前展開了，沒有開朝天槍的許多保安隊，都嚇慌了手脚，惟恐槍枝被農民們奪去，鬧出大亂子來，不但要影響他們的飯碗，說不定連生命都有危險。爲了要顧全自己起見，他們不暇考慮有沒有上面的命令，就把槍枝朝着那些農民們開放起來。

站在前面的農民們，已經看見那些保安隊把槍朝着自己，知道有些不妙，連忙回身就跑。站

在後面的却還不明白，正在向人探問爲什麼要跑，槍聲一響，首當其衝，七八個人應聲倒了下來。被打死的倒下後就沒有聲息，打傷的則躺在地上呻吟呼痛。檢點起來，共計打死三人，打傷五人。被打死的三人中，倒有兩個是屬於福和他們那一村的人。一個是福餘，還有一個便是福壽叔的三兒子玉順。

這消息，像一陣旋風似的，很快的便在各鄉各鎮上傳遍了。

福壽叔的其他兩個兒子，玉連和玉增雖沒有去報荒，但都覺得心頭癢癢的，不肯在家悶坐，早已悄悄的跑到離城不遠的地方打聽消息。及至聽說城裏打死了人，不禁都吃了一驚。但還以爲城裏報荒的人很多，未必打中的就是他們村裏的人。直到迎着了去報荒的村人們，看見了福餘、玉順的屍體，纔都悲痛地哭了起來。一面更擔心這消息被福壽叔知道了，要發生變故，便叮囑福和及其他的村人們，不要在他面前張揚，又把玉順的屍體擡到亂墳堆後去，用蘆蓆遮蓋住，不讓露出絲毫痕跡。

可是，這消息，到底瞞不住福壽叔。他在屋裏聽見吳三孀的哭聲，跑出來看見福餘的屍體，便知道這一回禍闖得不小，連忙四處尋找着玉順。村裏人，除了被打死的福餘，差不多都見到了，就

只不見玉順，問起人來又沒有一個肯說，他急得連聲喊着玉順的名字，跑到官塘路上去。恰好撞見了玉連和玉增，連忙喘氣着向他們問：

「玉順呢？他在哪裏？怎麼不看見他？」

「爸，他還留在城裏，沒回來。」玉連哄着他父親說。但手足的情感，却使他眼裏忍不住落下淚來。

見到這眼淚，福壽叔一切都明瞭了。他慘呼了一聲，眼前金星亂迸，止不住撲的一跤，昏倒在地上。

玉連和玉增都嚇慌了手脚。一壁擦着福壽叔的人中，一壁用帶哭的聲音呼喚着：

「爸，醒來吧！醒來吧！」

福壽叔醒轉來了。但他的樣子却忽然變得和先前大不相同。他直着血紅的兩眼，揮舞着臂膊，彷彿一隻吃人的猛虎似的，摔脫了玉連和玉增的手，口裏一迭連聲的呼喊着：

「賠還我的兒子來！賠還我的兒子來！」

他瘋了！

木匠

門上，牆壁上，到處都有用粉筆和木炭畫的，大大小小的，白色黑色的烏龜，有的烏龜上還寫得有字：

『木匠丙生是小五車！』

木匠丙生一看見這些字和畫就生氣。

而最使他生氣的，莫過於每天他一走到街坊上，就有許多小孩子跟在他背後嚷：

『大家看啲，烏龜出來了。』

『烏龜出來游街了哪！』

這些個聲音，每個都好像一根針，深深刺入木匠丙生心上，把他感情裏的怒火撩撥得直往上冒。好幾次在憤激得理智失了主宰的時候，他幾乎想伸手到背上的小木筐裏去，取出他那把鋒口磨得雪亮的斧頭來，把那些跟在他背後的小孩們，也像常常經過他手裏的木頭一樣，一個

一個的劈做三四塊。但一想到這完全是他老婆的不爭氣，和那些小孩們沒相干時，他又終於只好把這口氣鬱在心裏，紅着臉低下頭，在村人們譏刺的眼光下，逃也似的大步走到他作工的那個地方去。

木匠丙生之被叫做烏龜，這事情到底起源在什麼時候，連他自己也是茫然的了，總之是還發生了沒多久。有一天薄暮時分，他從作工的地方回家，還沒有走近自己門口，便見貼鄰的慶桂奶奶站在門前向他招手，接着便挪動了她那雙鮎魚腳，一搖一擺的走近他身邊來，先向着他神祕地笑了笑，然後輕輕地說：

『丙生，你也得管束管束你的老婆纔好呢，這樣放縱着她是不行的。』

木匠丙生心一跳，直覺着他老婆一定做出什麼不體面的事來了，這原是他所時刻擔心着的。過去和他老婆結婚的那一幕景象，還深深保留在他記憶裏。記得當他第一次挑起做新娘的他老婆頭上蒙着的那方紅巾來時，他的眼前就一花，一個美麗的容光眩惑了他。接着便來了賓客們一聲滿堂采，大家都圍着他，恭維他的福氣好。雖然也有一些未娶妻的年輕小夥子，妒忌他的幸福，而冷冷地在一旁說：『好一朵鮮花，可惜插在牛糞上！』或者拍着他的肩，用調笑的口吻

說：「丙生當心些，這樣一個標緻老婆，怕你沒福消受，將來要帶綠頭巾呢。」使他的高興平空冷下幾分。但那時因為忙於送客，忙於擁着他鮮花似的老婆上牀去睡，也就不十分放在心上。一直到結婚以後，他纔擔起了一件心事，惟恐他老婆自恃生得美麗，嫌他配不上她，另外和別人去勾搭。所以這時聽了慶桂奶奶的話，他的心就不禁卜卜一陣跳，忙不迭的問道：

「怎麼樣？難道這賤貨，果然做了不要臉的事嗎？」

慶桂奶奶笑謎謎的剛要開口，忽然像顧忌什麼似的，又把話嚥住了。她只世故地笑着說道：「你自己留心些罷，我不多說了，你對別人也不要說這話是我說起來的。」

說着，她又挪動了她那雙鮎魚脚，一搖一擺的走進她自己屋裏去了。這隱隱約約的話比明說還要來得厲害，木匠丙生覺得他老婆一定背着他和別人勾搭上了。猛可裏他的臉上一陣熱烘烘，三脚兩步的就跑到他自己門口去。

門是關得緊騰騰的。

試着把門推了一下，沒有動，木匠丙生更加疑心了。青天白日關着門，一定不會有什麼好事體幹出來。他忍不住握着拳，在門上蓬蓬的一陣捶，又盆盆的加上了兩脚。

『來了！來了！』從屋裏送出他老婆慌張的聲音。

說是來了，其實却連半個鬼影都沒來，屋裏開始起了一陣悉悉率率的聲響，並且好像還不止一個人。木匠丙生覺得這事情是千真萬確的了，止不住一股酸溜溜的惡氣直往腦門上衝，胸口像壓着什麼似的不舒服。憑着他做慣了木匠的身手，毫不費事的一下子就把門掙了下來。

門一掙下，他的眼前就出現了一幕活劇。一個穿着淡灰色湖縐短衫袴的漢子，正朝他板鋪下鑽，另一邊站着他老婆，雲鬢蓬鬆花容失色的在發抖。木匠丙生本能地怒吼了一聲，虎也似的直撲到板鋪前去，一把抓起那漢子來，正待痛打他一頓，出出自己的惡氣；不料那漢子竟大模大樣的向他說了。

『丙生，不要動蠻，是我。』

木匠丙生的怒火幾乎冒穿了頭頂，真想不到世上居然竟會有這樣大膽的奸夫，偷了人家的老婆，還敢當着本夫的面說『是我。』他亮開巴掌來，剛想左右開弓的給這大膽的奸夫兩記嘴巴，忽然他的手停住了，他認識這奸夫不是別人，正是本地的土財主家裏有着百多畝田專門靠放債盤剝重利過日子的陳福滿大爺。半年前，他也曾託鄰居朱老三作中，向他借過五十塊錢，

現在期已快滿了，還不見他來追討，他正在心裏奇怪，誰知道他竟存心不良，不要他還錢，却要他把老婆來抵債呢。他怔了一怔，抓住陳福滿大爺的一隻手，不知不覺的放鬆了。

陳福滿大爺滿臉都堆下笑來。這在木匠丙生眼裏還是第一次見到的和氣臉。他這時不但不在木匠丙生面前拿身分，而且還和他稱兄道弟的說：

『丙生哥，今天事情已經給你撞穿了，說不得，我們還是馬馬虎虎的算了罷，鬧起來兩邊面子攸關，大家都不好看。你從前借我的五十塊錢那筆債，我現在也不要你還了，明天就把契紙帶來給你，你說怎麼樣？』

不提五十塊錢那筆債還不打緊，一提起那筆債，木匠丙生渾身的肉都不禁一跳，他知道陳福滿大爺是想用債主的身分來壓制他，使他不敢把他當奸夫辦了。他不由得銜一銜牙齒，恨的吐了陳福滿大爺一臉涎沫說：

『放你媽的狗屁！你想用五十塊錢來換我的一個老婆嗎？我可沒那麼下作。』

陳福滿大爺一見話不投機，也不再多說什麼，猛孤丁的一個黑虎偷心拳，就向木匠丙生胸前打去。木匠丙生不曾防到會有這一手，給打了個正着，身子晃晃蕩蕩的向板鋪上直倒。陳福滿

大爺可就趁他這倒下去的當口，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一溜煙的跑出門去了。

等到木匠丙生掙扎着從板鋪上爬起來追出門去時，那裏還有陳福滿大爺的影子呢。

木匠丙生的一股無名火完全移到了他老婆身上，越瞧她那美麗的容貌就越有氣。這女子，够多麼沒良心！自己辛辛苦苦的從外面賺錢來養活她，平素對她又總是百依百順的，她居然還要背着他偷漢。想到可恨的去處，他忍不住一個虎跳，躡到她身邊，舉起斗大的拳頭來就打。

『打死你這不要臉的賤貨！我什麼地方虧待了你？你要青天白日的關着門偷漢子！』

老婆突然軟蛇一樣的從他手裏滑下了地，趁勢就在地下翻來滾去，大嚷大叫起來：

『救命哪！救命哪！』

這一叫可把所有的街坊鄰舍都叫了來，大家都簇擁在木匠丙生門前，看把戲一樣的向門內看。

『打死你這賤貨！你還要叫！』木匠丙生惱怒到極點了，拳頭雨點一樣的儘向老婆身上打。老婆也不肯示弱，她似乎被所有的觀衆引得壯大了膽，開始向木匠丙生撒起潑來。

『你憑什麼打我？捉賊捉賊，捉奸捉雙。你說我偷漢，到底我偷的漢子在哪裏？你不當着大家

的面交出來，枉口白舌的說我，我可不能憑你打。」

『你……你……』木匠丙生氣得說不出話來了，兩眼圓鼓鼓的瞧着門外的觀衆，希望他們裏面能有人出頭說一句公道話。但一見到觀衆們譏刺的眼光，和慶桂奶奶在人叢中交頭接耳竊竊私語的形狀，他的臉上却又止不住一陣飛紅。他這時纔覺悟到，這事情是不能張揚開來的，張揚開了只是自取其辱。可是事情已經到了這一步，縱使覺悟過來，又有什麼用處呢？

就從那天起，木匠丙生的門上，和毗連着他們的牆壁上，便出現了許多用粉筆和木炭畫的，大大小小白色黑色的烏龜。

他就從那天起，只要他一出門，走到街坊上，就有許多小孩子跟在他背後嚷。

『大家看喲，烏龜出來了。』

『烏龜出來游街了哪！』

二

現在，木匠丙生是坐在他屋裏的板凳上抽煙。對面舖上就坐着他老婆，什麼事也不做，只懶洋洋的把身體斜靠在板壁上，活像是一個思春的蕩婦。

瞧着她那模樣，木匠丙生心裏就有氣。他下意識地把手撫摩了一下胸口，胸口那好多天前被陳福滿大爺打了一拳的地方，直到現在還隱隱的作痛。他不知道這一拳有沒有打中要害，但覺得這和他的健康總是有礙的。近來他簡直完全不能做稍微笨重一些的工作了，有時只要扛起一塊有些兒分量的木板，胸口也會感到割裂似的難受。這，他認為全是他老婆害的，要是她偷漢，他就不會平空受到那一拳。現在是白擔着一個烏龜的名聲，五十元債並沒有取消，身上反而受了傷，想起來他的氣就煞不住往上衝。他狠狠的瞪了他老婆一眼，猛的一拳槌得桌上的許多東西都直跳起來。

『賤貨！傻在那兒幹嗎？還不趕快給我起來做事。』

這霹靂似的一番話，把歪在鋪上情思迷離的他老婆驚了一跳。她朦朧地瞧了他鐵青的面孔一眼，似乎也動了氣，接連冷笑了兩聲說：

『真是無風三尺浪！做事，做事，現在有什麼事做？你也不想想，平空擺出這副嘴臉來給誰看？』

木匠丙生的氣可大了。世上竟會有這樣潑悍的老婆，自己做下了不端事，不思悔改也罷了，

居然還敢和丈夫頂嘴。他把旱煙管擱在桌上，站起來，冷不防的就給了她一記嘴巴。

這一記嘴巴打得老婆號啕大哭起來，她的悍性完全發作了。她跳着腳，一把扭住了木匠丙生的腰帶，只是把頭在他胸前亂撞，一壁口裏哭嚷着：

『打得好！你打！你打！我嫁你原來是送給你打的！哎喲！我的命好苦哪！』

木匠丙生又急又氣，惟恐她這一嚷，把所有的街坊鄰舍引了來，又得像上次那樣出醜，連忙把她扭住他腰帶的手掙脫了，過去關上了門。同時，胸口又是一陣痛，原來方纔他老婆把頭撞他時，恰恰有一頭正撞在他傷處。這痛，比當初陳福滿大爺把拳打他時還要厲害，他不禁把手掩着胸口，『啊啊』的叫出聲來。

老婆見他停手不打，似乎佔了上風，模樣兒更加潑悍了。她逼進一步，把身子直湊到他面前去說：

『你打！你打！打喲！爲什麼不打了？』

木匠丙生歎了一口氣，他覺得現在有改換一下對付老婆方式的必要了。老婆的脾氣就是這樣：你對她硬，她比你更要硬，鬧到後來，不但沒什麼便宜可得，說不定會把她偷漢的心思激得

更濃厚一些。倒不如對她用軟手段，或許她會覺得對不起他，自動改好起來。於是，他便反而陪笑向她說：

「好了，算是我錯，大家不要鬧了罷。不過我總不明白，你什麼人不好偷，一定要去偷陳福滿那狗崽子。這傢伙，他有什麼本事？不過靠祖上的家私，吃昧良心飯罷了，那一處地方及得上我？」這話只博得老婆一聲冷笑，她見門已關上，知道不會有人來看，鬧下去也沒甚趣味，便不再鬧了，徐徐退坐到鋪上去，向木匠丙生披了披嘴說：

「不錯，你是好的，可惜就少了一樣東西錢！」

「錢！」木匠丙生心一跳，彷彿被人在他傷處打了一拳，他的臉色變得蒼白的了。的確，他什麼都不缺少，就只缺少了幾個錢，偏偏這東西又是很重要的，沒了它，連老婆也得看他不起。他勉強解嘲似的說：

「這算得什麼，我雖然沒有錢，不過養活你的力量總還有的。」

「養活我？！話倒說得風涼！我嫁你難道就只貪圖你養活我嗎？要是這樣，我家裏也並不是養我不起的，我爲什麼要嫁給你？」

木匠丙生呆住了，他是個粗人，他實在不明白他老婆除了養活她以外還貪圖他什麼。他只起了這樣一種感覺：對付一塊木頭是容易的，要圓就圓，要方就方，對付一個老婆可就困難得多了，你要她圓，她偏要方。一種男性的粗暴的憤怒開始襲入了他的心，他不禁又冒起火來。便也冷笑了一聲，厲聲向他老婆說：

「你嫁我不是爲了貪圖養活你還貪圖什麼？貪圖偷漢子嗎？無論怎樣，我總是你的丈夫，我就是當叫化子，你也得跟着我過一輩子的。」

「丈夫？！你也不到井邊去照照你的面孔，像你這樣的醜鬼，也配得上做我的丈夫嗎？」

這話却把木匠丙生的隱痛觸發了，他平素最愁慮的就是怕他老婆嫌他配不上她，現在見她居然對他當面直說了出來，這股氣叫他怎樣還能忍受得住。他拚着這個老婆不要了，跑過去又是一記嘴巴直打在她臉上。

老婆這次可不再嚷鬧了，她只是靠在板壁上，嚶嚶的哭泣着。她哭泣的姿態是很美麗的，淚珠滾滿在她臉上，渾如帶雨梨花一樣，胸前那兩個圓圓的乳峯，在衣服裏一起一伏的波動着，形成了一種最美妙的曲線。瞧着她那模樣，木匠丙生心裏不禁一蕩，過去新婚那一夜的景象又活

現在他眼前，他再也不忍動手打她了。情慾使得他不知不覺的開始去擁抱起她來。

『不要臉的下作東西！虧你還會這樣嘻皮笑臉的！』老婆突然下死勁的把他一推，倒在地上大哭了。

木匠丙生正被情慾支配着，不防會有這一推，踉踉跄跄的向後倒退了三步，慾火完全熄滅了，一語不發的開了門，就朝大街上跑去。

他跑出去的目的，是想到大街上的一沁園茶館裏去找兩個同伴閒談，消消他從老婆那兒受來的騰贖氣。不料剛走到大街上，從豎着一塊「太白遺風」匾子的源順酒店門前經過，便被裏面的一個人喚住了。

『丙生哥，進來喝兩杯吧。』

木匠丙生詫異地擡起頭來望，認識那喚他的人是同伴李麻子。再望到店堂內，喝！所有做手藝的同伴差不多都從茶館裏移到這兒來了。這使他意外地高興起來，忙不迭的也加進裏面去。正當三杯落肚，臉上有些醺醺然的時候，在他對面的吳四癩子突然向他開口了。

『丙生哥，不是我說一句，你們嫂子近來真是越鬧越不像樣了，差不多到處都有人談她的

醜事。我真有些代你難受，你難道就不會治治她嗎？」

木匠丙生臉上本能地一紅，他連忙骨都一聲，喝下了一杯白乾，把他臉上羞愧的痕跡遮蓋過了，方始搖搖頭，歎息了一聲說：

「這賤貨，我也實在把她沒法想！我何嘗不曾治過她，硬的軟的，什麼手段都用過了，可是歸根還是個不中用！」

突然背後送來了一陣嗤嗤的冷笑，恍惚有個人在說：「這樣怕老婆，怪不得要做烏龜。」木匠丙生心裏一頓，連忙回過頭來看。背後人很多，也不辨這話是誰說的，只有一個人，很可疑的望着他笑，那是年輕的陸和尚，一見他的眼光射過來，就帶一些挑撥意味的向他說：

「像這樣不要臉的女人，依我說，就該這麼辦。」

說着他做了個獨劈華山的手勢，口裏高喊了一聲：「吡啾！」

全個店堂裏的人都笑起來了。木匠丙生打了個寒噤，他想像他老婆那美麗的頭顱落下地來時的光景，止不住渾身的肉都一抖。但偶一想到她這時也許又已瞓着他和陳福滿大爺睡在一起，一陣怒火便把他的理智燒光了。他開始癡笑了一聲說：

『可惜殺人是要犯法的，要不然，我真得把她這麼辦一下。』

『不，一些都不犯法，』李麻子興奮地插進來說了，臉上的麻粒顆顆都發着光。『單殺一個人是不行的，要是把奸夫淫婦一齊殺，本夫照例沒有罪，這有從古傳下來的習慣。』

『是喇！這是從古傳下來的習慣。』突然暴雷似的一聲喝采，大夥兒全鼓起掌來，慫恿得木匠丙生大有不能不下手之勢了。可是他還不免有些膽怯，他只好勉強推諉着說：

『可惜我現在手裏沒有武器！』

『我有，我借給你。』吳四瀨子拍了拍胸脯說，順手從櫃檯旁邊提過一把斧頭來，砰的一聲，放在桌上。

瞧着同伴們這樣熱心，木匠丙生覺得有些義不容辭了。他的意識告訴他：要不真的這麼辦一下，準得給人笑他沒志氣，不像男子漢。於是，他便也勇氣勃勃的，領受了同伴們送上來的三杯酒，提起斧頭，晃晃蕩蕩的向外面走。

外面天已經黑了，上弦月半明不亮的照引他走向回家去的路。這月色，正和他這時的意識一樣，同是一半清楚一半模糊的。直到將要走近自己門前的時候，纔被一個聲音，把他的酒意喚

醒了轉來

「丙生，你這樣晚纔回家嗎？」

說這話的人是鄰居朱老三，他正坐在門前乘涼，眼珠骨溜溜的從木匠丙生的臉上一直轉到他手裏的斧頭上。

木匠丙生驀地一驚，他這時纔猛然想起，他將要下手做什麼事了。這想念，使他周身的汗毛都豎了起來。他不禁懊悔他方纔不該那樣縱酒，那樣輕易地答應同伴們做這種危險的事。但即刻他的眼前又現出了一幕景象，他老婆正和陳福滿大爺同睡在一起。這景象，使他的眼珠都紅了。他怒吼了一聲，也不理睬朱老三，挺起斧頭，便向自己門前衝。

門並沒有關，屋裏黑漆漆的，伸手不見五指。

木匠丙生覺得事情有些蹊蹺，惟恐受了人的暗算，倒反不敢大意，步步留心的，一直摸索到板鋪前去。手纔一觸到鋪上，他突然觸了電似的呆住了，一個意念利箭般貫穿了他的心，他不禁叫了聲『哎喲！』手脚一陣酸麻，一柄斧頭不自覺的從他手裏落下來，噹啷一聲掉在地上。

鋪上是空空的，老婆不知道到哪裏去了。

三

這突發的事變使木匠丙生幾乎完全失去了知覺，他木然的站在板鋪前，聽憑四周的黑暗把他吞嚥着，也不想刮火點起燈來。在他的心上，只是來回反復着一個句子：『老婆逃走了！』漸漸的，這句子變成了一根皮鞭，把他的心打擊得辣辣的作痛。

一聲悠然的長歎好半晌以後纔從他口裏吐出來，震破了夜的死寂的空氣。他緊握着拳，指骨摔得格格的作用，頭腦裏跑馬般跑過了許多影子：小孩們的罵他烏龜，村人們眼光裏所含的譏刺，同伴們的代他抱不平，這些都將因着今晚這個事實，變成他身上永遠洗刷不清的恥辱了。他惘然的擡起眼來向黑暗裏望。黑暗裏，彷彿有千百個面孔，在向他嘲笑揶揄。一時間，憤恨和恐懼交縈着他的心，他忍不住用力把拳搥擊着自己的頭。但即刻他又頹然的垂下手來了。他知道，徒然的憤恨是不中用的，目前最切要的事，是怎樣設法遮掩老婆逃走這一個事實，使別人不致把這件事放在口頭上，永遠當做話柄。

突然，一個主意電光般閃到他心上，他不禁喜歡得直跳起來，所有的煩惱都化做一陣輕煙消散了。他異樣興奮地重新跑出門去。百忙中忘記有板襖擋路，被絆跌了一個筋斗，也不暇去扶

直那撥，爬起身就向外跑，一直跑到大街上纔停下腳來。

大街上的商店多半已經收市了，排門上得緊緊的，只間或有幾家，門縫裏還射出燈光。上弦月照着這狹長空曠的市街，比平時分外顯得寂靜淒清。木匠丙生很熟練地跑到一家有「興記肉莊」四個紅字貼在矮簷下的店門前，伸手就在門上敲了兩下。

門裏有一個粗暴的聲音在喝問：

『哪個喪魂的？半夜三更還來敲老子的門！』

木匠丙生心一跳，他知道這聲音正是他所要尋找的李二屠戶發出來的一陣歡喜反把他的口噤住了。過了好一會，纔勉強掙出了一聲回答：

『是我！』

『丙生嗎？怎麼這時候還跑來？』

門開了，首先露出來的是李二屠戶的一個其大無外的大肚皮，和胸前的一撮黑毛。接着纔見到兩條粗壯的胳膊，和一個充滿了橫肉的臉。

木匠丙生暫時不作聲，他先舉目向門裏望。門裏懸空掛着一隻保險燈，燈光黃暈暈的，照見

肉案外面的長條檯上，擱着一口正在開膛破肚的死豬，豬頭擱在一旁，地上有兩隻瓦盆，盛着從豬身上滴下來的鮮血。一切事情會湊合得這樣奇巧，木匠丙生幾乎絕叫起來了。他到這裏來，正是想向李二屠戶購買一個豬頭。在路上跑着時，還恐李二屠戶手裏未必就有現貨，誰知跑到這裏一看，李二屠戶恰巧正在殺豬。

『李二哥，這個豬頭賣給我好嗎？要多少錢？』木匠丙生旋風似的搶進門裏去，提起豬頭，笑吟吟地說。

『幹嗎這末急的要買豬頭？毛還沒擰呢！等明兒捧了毛再賣給你罷。價錢照老例，不折不扣的，一塊四角錢。』李二屠戶眯着眼睛說。他臉上因爲肉過多，眼睛也被擠細成了一條縫，瞧起來常是眯着。

『毛不用擰了，你只交給我，就得。現在我先給你一塊錢，還有四角，請你在帳上掛一掛，幾時有就幾時交你。』木匠丙生說着，便從肚襟裏掏出一塊光洋來，噹的一聲拋在肉案上。隨即問李二屠戶要幾張報紙把豬頭包好了。一眼見到瓦盆裏的豬血，猛然觸發了什麼似的，便又向李二屠戶說：

『李二哥，這豬血也給我一些吧。』

『你總是這樣好討小便宜，這一些豬血算得什麼也要！』李二屠戶不耐煩地找出個洋鐵罐頭來，盛了半罐豬血，交給木匠丙生說。

木匠丙生道了一聲擾，喜孜孜的一手提着一樣向歸途走。現在，一切都辦妥當，只要照着他的主意做去就得，再沒有什麼使他牽腸掛肚的事了。一回到家裏，他便倒在板鋪上，呼呼的打起鼾來。

這一睡，直睡到天亮纔醒。瞧着身邊空蕩蕩的，木匠丙生不禁機伶伶的打了個寒噤。想起從此再沒有一個那樣美麗的老婆在他身邊，他止不住有些淒涼，又有些傷心。但一轉念想到要是照着他這主意做去，他那可恥的烏龜名聲，便立刻可以洗刷得乾乾淨淨，就是同伴們也都將稱贊他的勇敢時，他又覺得高興起來了。他很快的跳下牀來，把豬頭裝在一隻麻袋裏，又把豬血潑了些在麻袋上，也潑了些在他身上和地下的斧頭上，然後揹起麻袋，朝門外走。

一出門，他便撞見了貼鄰的桂慶奶奶。桂慶奶奶正睡眼朦朧的在倒垃圾，洋鐵畚箕碰在牆壁上，發出一片清脆的『鏗鏗』聲來。她偶然一擡頭，瞧見木匠丙生身上和麻袋上的血，不禁怪

叫了一聲，像碰着了鬼怪似的，趕忙把身子一縮，縮進自己家裏去。

木匠丙生得意地高聲一笑，堆積在他心頭許多時候的氣惱，完全發洩得無影無蹤了。他決心要使村人們大家都來看看他所做的這一幕巧妙而又有趣的把戲，好叫他們以後再不敢輕視他，再不敢縱容小孩們叫他烏龜。

然而畢竟因為時候太早了，村人們還大半在睡夢裏，無從瞻仰他這驚世駭俗的舉動，這使他不免有些抱憾。他只有不停步的向前走。走了好一會，纔遇見一個人，那是村前的徐四阿太。她大概剛從什麼尼姑庵裏唸了庚申經回來，此刻手提一隻庚申燈籠，口裏還在喃喃的宣着佛號。一見木匠丙生那模樣，不禁詫異地問道：

『丙生，怎麼的？你身上從哪兒弄來這許多血？』

『我把老婆殺掉了。』木匠丙生故意癡笑着說。

徐四阿太驚呼了一聲『哎喲！』連忙提起她那雙過時的三寸金蓮來就跑。不提防跑得急了，她那雙金蓮，恰巧碰在一塊石頭上，痛得她抱住了腳亂跳，一隻庚申燈籠拋開了好幾尺遠。木匠丙生笑得幾乎彎下腰來了。他暗暗在心裏贊許自己的聰明。可是他也微微感到了一

些厭倦：蘆袋裏的那一個豬頭，沉重地壓得他的肩背生痛，他不願意再去負荷它了。他覺得，這一幕把戲演到這時大可適可而止。因為徐四阿太和慶桂奶奶都是村裏出名嘴碎的人，見到了這樣新奇的事，決不會不向人說。看來不到午飯時分，這一件事便可以傳遍遠近，村人們對他都將改變一種論調，再沒有人叫他烏龜的了。於是，他便愉快地吐了一口氣，三腳兩步的跑到官河邊去，把豬頭連蘆袋一齊拋在河裏。

四

果然，還沒有到晌午時候，這一個消息便旋風似的在村鎮上散佈開來，每個村人談論着的都是：

『木匠丙生殺了他的老婆了。』

木匠丙生現在感到了極大的滿足。他的本意原不過想遮蓋一下老婆逃走的可恥的痕跡，却不曾料到事情會這樣轟動一時，從他把豬頭拋在河裏回家的時候起，就不斷有人到他門外來窺探，眼光裏飽含着驚疑和恐懼的意味。小孩們現在也都不敢再叫他烏龜了，他們大都把他當做喫人的魔鬼似的，儘管躲在大人們背後向他偷望，只要他一作勢，他們便都沒命飛跑，彷彿

怕他追上來，也會把他們像他老婆一樣殺掉。這些意料不到的滿足，使他不願意立刻就去上工，他要留在家裏，細細領略一下這他生命裏所從不會有過的趣味。

可是事情還有使他料不到的，他這舉動，不僅轟動了許多村人到他門前來探窺，到了後來，連地保也來了，甲長也來了，保衛團團丁也來了，他們大家都認木匠丙生是真的殺了他老婆。

木匠丙生這時纔有些恐慌起來，當那保衛團團丁把一副雪亮的手拷拷上他手腕的時候，他只好直說他並不會殺了他老婆，她實在是背着他逃走了。可是這話只使別人疑心他想卸罪，並沒有誰來相信他。他只有一張口，而證實他的罪名的，却不但有物證，還有人證。

物證當然是地下的兇器——一把斧頭，和他衣服上的許多血。人證之一却是朱老三，他說他昨夜乘涼時，曾眼見木匠丙生提着地下的那把斧頭，怒冲冲的衝向家裏去。其次便是徐四阿和桂慶奶奶，她們都說今天早上親眼看見木匠丙生揹着一個血漉漉的蓆袋在路上走。徐四阿太並說木匠丙生曾親口對她說過，他把老婆殺掉了。此外搶着出來作見證的還有好幾個鄰舍，他們有的說昨天下午，曾聽見木匠丙生和他老婆吵架。有的說昨天夜裏，曾聽見木匠丙生屋裏有人和板櫂落地的聲音。總之，都是證實木匠丙生的罪名的。

有着這些人證和物證，木匠丙生的罪名再也無從脫卸了。於是，他開始被押解到區公所裏去，在後面看熱鬧的閒雜人跟了一大堆。

區公所的大廳上，高坐着受一鄉人尊敬的楊區長，和保衛團的黃團副。他們是承審這件案子的，也只有他們纔有審判的權力。可是，另外還坐着一個人，却使木匠丙生見了就一驚。他認識這人不是別個，正是他的對頭冤家，偷了他老婆又打了一拳的陳福滿大爺。

陳福滿大爺斜着三角眼，瞅住了木匠丙生，口角邊開始浮現出一些神祕的微笑。這笑容，給了木匠丙生心頭一線啓示的光，他不禁從恍然裏鑽出個大悟來。他知道，他老婆的失蹤，一定和陳福滿大爺有幾分關係的。

『丙生，你爲什麼要殺老婆？』楊區長威嚴地問了。

木匠丙生渾身肉一跳，一陣被冤屈的氣苦，使他幾乎哭出聲來。他連忙指着陳福滿大爺，哽咽地說：

『我沒有殺老婆，我的老婆實在是被他藏起了。』

『放屁！這裏是什麼所在，你敢胡說？』陳福滿大爺跳起來了，三角眼圓睜得像銅鈴，彷彿要

把木匠丙生一口吞下肚去。一壁又拱手向楊區長說：

『區長明鑒，這傢伙殺了老婆，還敢這們胡說，非得重重辦他一下不可！』

楊區長把手一擺，向陳福滿大爺做了個稍安毋躁的姿勢，便又喝着木匠丙生說：

『你不要信口誣賴好人，這裏是有人證物證的。今天早上，你不是從家裏掬了個血漉漉的麻袋出門嗎？』

『不錯，不過那麻袋裏裝的是一個豬頭。』

『豬頭！』觀衆都哄然嘩笑了起來。這一笑，却壯大了木匠丙生的膽，他開始想起了一個有力的反證，便走前一步說：

『真的是一個豬頭，昨夜我在興記肉莊買的，不信可以傳李二屠戶來問。我本來不過想把這豬頭當做老婆的頭，嚇嚇村裏人，不料大家竟當我是真的殺了老婆了。』

楊區長似信非信的搖搖頭，低聲和黃團副商酌了一下，隨即便命兩名區丁去傳李二屠戶，順便到木匠丙生作工的地方去，把他的同伴們都傳來。

不久，李二屠戶和木匠丙生的同伴們都傳到了。木匠丙生滿以為只要李二屠戶一到，把事

實的真相辨明，他便不難脫罪。誰知李二屠戶一見區公所裏那種威勢，早把他的大肚皮嚇得縮進了半截，惟恐承認了木匠丙生昨夜曾來買過豬頭，不免要把是非招惹上身來，竟一口推賴了個乾淨。木匠丙生又急又怒，忍不住氣哄哄的向李二屠戶說：

『李二哥，你忘記了嗎？昨夜我買了你一個豬頭，還差你四隻角子呢。』

回答是一口涎沫。李二屠戶臉上的橫肉都鼓了起來，他眯着眼睛說：

『做你娘的清秋大夢哩！你幾時問我買過豬頭？幾時差過我角子？』

楊區長靜聽着兩造的爭辯，似乎明瞭了什麼似的，揮手叫李二屠戶退下，另傳木匠丙生的同伴們上來問話。這一問，却有了新發見。一個木匠供出了昨天源順酒店裏的一番情形。於是，吳四癩子、陸和尚、李麻子便都犯了教唆殺人罪，被判和木匠丙生拘押在一起。

木匠丙生這時再也忍耐不住了。他開始跳着腳，叫起撞天冤屈來：

『天哪！我實在沒有殺過老婆。裝在麻袋裏的是一個豬頭，不信你們可以下河去打撈起來看。』

沒有誰理地。陳福滿大爺獨自在一旁微笑着，也許他肚裏都帶着笑勁兒罷。吳四癩子却起

了反感，他呸了木匠丙生一聲說：

『你這弱蟲，真太沒志氣了！是好漢，就該一身作事一身當，推賴些什麼？』

木匠丙生不禁打了個寒噤，他的心裏一陣迷糊，幾乎疑心自己是真的殺了老婆了。要不然，怎麼連自淘夥裏的同伴都會不相信他呢。他再也想不到他那開頑笑的動機，竟會得到這樣一個嚴重悲慘的結果。現在，他什麼希望都沒有了，唯一的希望是他老婆能有一天良心發現，自動跑出來，表明她沒有死，好拯他脫罪。

可是，老婆却終於不再出現了。

剩餘者

『太太奶奶，修福修壽，多子多孫，賞俺叫化子一個銅子兒吧！』
俺捏着個紙斗兒，緊釘在兩個娘兒背後，這麼咕嚕着。

這兩個娘兒長得真俊！白生生的臉袋兒，烏黑黑的蓋青山。身上的皮子一式是桃紅軟緞旗袍，鑲着綠邊，衣衩兒開得高高的，活像存心好讓人伸手到她父兒裏邊去摸她的窩窩兒那樣。脚上一雙踢頭子的底子足足有三寸高，走一步，各答各答的，真有勁兒！身架上，衝出來一陣陣香氣，隔三步都聞得着，叫人心窩兒裏邊怪酥癢的。俺真想伸手過去抓摸上一把，可惜這兒是城隍廟，人頭擠得烘烘爛，沒得俺撒野，俺只得這麼咕嚕着：

『太太奶奶，修福修壽……』

俺沒說上三句，猛的一個娘兒回過頭來啦，小嘴兒鼓鼓，邪裏邪氣的衝着俺就嚷：

『僚格斷命臭叫化子，眼睛烏珠生勒篤啥場化介？啥叫太太奶奶？』

這娘兒的一口軟蘇白說得真爽脆，俺給她沒頭沒腦的這麼一罩，差點兒沒傻住。媽的！俺今

兒敢情是攢了迷啦！怎麼也不拔拔苗頭？衝着二五叫地牌，這可那兒成哇？怪不得要背晦！俺忙不迭的就改過口兒來。

「小姐，好小姐，修福修壽……」

一個銅子兒扔進了俺的紙斗兒裏，俺接着回頭就走。媽的！五角錢的貨攀都給人拿開啦，叫你小姐？

喔！這老天，交上了新年還那麼冷！俺的皮子全成了桃園，貼血穿了幾個洞，攔不住抖抖慄慄的。俺真不明白那夥漂亮的娘兒們，新年頭上，連件皮大氅都不穿，只穿件旗袍，怎麼過日子？也許她們貼身兒裏邊，全有穿心子跟絨父兒緊緊的罩着罷，俺可就熬不住啦！俺一勁兒的衝着人堆裏就擠。

嘻嘻！怎麼俺纔想擠在人堆裏暖和暖和，人就全躲開了俺，還皺着眉尖兒，縮着鼻根兒的，遮莫是嫌俺腌臢。嘿！你們這班傢伙，別狗眼瞧人低！你們裏邊有幾個人是乾淨的？俺老子可就不愛擠你們！俺沒好氣的挺着胸脯的朝前就衝。

衝來衝去，居然給俺衝進廟裏來啦！嘿！廟裏可真熱鬧哇！各式各樣行業都有，巾行裏有橋樑，

掛張，圓頭，六黑，斬盤，混板。皮行裏有四平，捻子，占谷，狼包，草漢。還有瓜子，李子，敲着小鑼招人瞧的。割筍子，跟在路上溜躑的招子包，山根子，差點沒把三百六十行全聚了進來。俺的兩粒眼烏仁兒，溜到東，溜到西的，沒一歇空兒，還漏瞧掉不少。

可是怎麼着？俺越瞧就越不受用了起來。五腸廟裏邊咕嚕嚕咕嚕嚕的，儘跟俺擡槓，敢情是餓啦。猛孤丁的俺擡頭一瞧，乖乖！了不得噲！俺今兒準是攢了迷，清醒白醒的，太陽兒掛到了半天，俺還捏着鼻根子做夢，這那兒成哇？俺可得上上勁兒，要不然，今兒的亮裏散頭子可就沒着落了。哪！俺聳聳肩架兒，緊釘着一個西裝小夥子就嚷：

『少爺老闊，賞一隻銅板。』

這小子，架子真挺，大刺刺的儘讓俺在他後邊釘着，壓根兒給俺個不瞅不睬。俺釘着他走了好一截路，還沒到手一個子兒，心裏邊老大的不耐煩，正想破口就罵，驀地那小子的五將軍伸到了口袋兒裏邊去，像在掏摸什麼似的。俺心窩裏的小鹿兒勃倫騰一跳，暗暗歡喜，悄沒聲兒的說：

『來啦！來啦！』嘿！來啦！來啦！這小子回過頭來，衝俺一瞪眼就喝：

『滾開！嘿不！』

媽的，你這小囚囊養的，別神氣哪！俺老子可也會像你一樣的抖過來。多僭總有一天，你也得跟俺討散頭子。嘿！『滾開！嘿不！』有你這小囚囊養的吆吆喝喝的？東洋兵已經打進關來啦，瞬瞬眼就得瞧你做炮灰，死在噴筒上。俺咕噥着罵了聲：『小兔崽子！開後門的！』腦杓兒一別，就朝岔路上走。

這兒的散窩真多，生意全很鬧忙。俺直蹶蹶的站在一月散窩門口，張着眼烏仁兒朝裏邊瞧。嘻！裏邊多熱鬧哇！炭火兒紅忽忽的，火根兒朝上直攔，鍋兒鏟兒杓兒，唏哩嘩喇的響成一片。一個散頭子司務，赤着胳膊，撫着個大肚兒，一隻手捏着鏟，一隻手捏着鍋柄，猛的把鍋裏的作料朝上一撩，一線湯兒直攔起來，攔得高高的，好一個散頭子司務，真有本領，沒等湯兒落下，就伸出櫻桃來一接，接個正着，「哢」的「一聲，辨了辨味兒，就把一鍋作料倒在碗裏。俺攔不住從心窩裏邊直鑽出個佩服來，嚙了口饞沫兒，拼命價嚷了一聲：『好！』

這一嚷不打緊，可把散窩裏邊的跑堂掌櫃跟在那兒受散頭子的幾個人全驚動啦！首先就是那掌櫃的，把他手裏的十三檔一摔，站起來，圓睜着眼烏仁兒，衝俺就喝：

『滾開！你這臭叫化子，這兒沒得飯討。』

媽的開了丹散審，却說沒得飯討，多怪，俺準知道，這兒的散頭子就只配餵那夥有把的豬，俺也不來希罕你的。俺剛想拔步就走，可不知怎麼着，那些肉香，菜香，玉子香跟散頭子香，大夥兒衝進俺鼻根子裏來，在俺五臟廟裏開着仗，鬧得俺沒一刻兒安靜。俺往左搬搬腳，不行！往右挪挪腿，也不行！驚着一口氣兒，把肚子用力朝裏一收，束緊了父兒繩，全不行！五臟廟裏咕嚕嚕咕嚕嚕的，儘管放炮，由不得俺不苦着臉，跟那掌櫃的求情。

『大老闆，做做好事，賞上一口吧。』

掌櫃的不佳擺着腦杓兒，嘴裏一迭連的說：『沒得！沒得！趕快滾開！』

嘿！人的心多硬！開了丹散審，連一口都不肯賞，難不成俺們叫化子就活該餓死的？俺瞧你們這班沒良心的傢伙，不遭人硬爬，就得給天火燒。俺勉強捱着餓，走過了十來丹朝陽，可再也打熬不住啦，捧着肚子哼唧着直往下蹲，一口口酸水從喉管裏直冒。媽的！俺就真的沒命了嗎？不行哪！俺還得拼命的掙掙！

猛的一陣散頭子香衝俺鼻根子裏進來，俺回頭朝那邊小路裏溜了一眼，喝！這可交運啦！那兒攔着一副包散擔，幾個弟兄們正擠在一塊兒，吃呀喝呀的受用哩。俺一個鯉魚打挺，加入了伙

裏，五將軍一伸，櫻桃窠一張，只三口就把一大瓢杓兒冷散頭子划進了肚裏。散頭子一進肚，俺的精力可就興旺起來啦，也不顧那挑擔的夥計站在一旁衝俺瞪眼，手忙腳亂狼吞虎嚥的，把那擔子吃喝得個精光完結，纔拍一拍飽肚子，走他媽的清秋大路。

『太太奶奶，修福修壽……』俺又緊釘着娘兒們，這麼的哼起來啦。

這一天，俺也不知道釘了幾個人，喊了幾多聲太太奶奶，少爺老闆，可是銅子兒却到手不少，俺的腰包兒都給壓得沉甸甸的啦。俺想：行了！有了這些把，今兒可用不着愁受燻。俺剛怙愎着想歇手，不再瞥着氣去瞧人嘴臉，猛的一個穿着呢大氅的高個兒衝俺走了過來。俺一瞧他的臉袋兒，就覺有些熟，可記不起是在那兒碰頭過的。俺攔不住就釘着他走了下去。

『大老闆，金子堆成山，元寶滾進來，嗨！賞一隻銅板。』

這高個兒的猛孤丁的站住腳，回過頭來，衝俺吆喝起來啦。

『媽的！你這小伙子，年紀輕輕，嗎事兒不好幹？偏生要當叫化子？』

俺沒來由受了他一頓排揎，倒傻住啦，可他那模樣兒在俺眼裏越瞧越像。得準是他，除開他更沒別個，俺由不得咧開嘴兒衝他笑了起來。

問啦。

「你是趙二哥嗎？俺認得你，俺們在曹州府開香堂分手已有好多年啦。」

趙二哥楞磕磕的只朝俺身架上打量，俺猜他準還沒瞧出俺是誰來。果然，他傻了一會兒就

「你是那個？」

「嘿！趙二哥，你老真是貴人多忘事，連俺老福都不認得啦。說起來，俺們還是同參弟兄哪。」

趙二哥這纔從恍然裏鑽出個大悟來，一把捏住俺的手，用力搖了兩搖，笑着說：

「俺的記性兒真不行，怎麼連你都忘掉啦。可你又怎的流落成這個模樣兒？」

「嘿！沒得說！命兒裏背晦哪！」俺撮着臉，還他個苦笑。

趙二哥朝兩旁睽睽眼：

「這兒說話不穩當，俺們得換個地方，你亮里散頭子受過嗎？」

「受過啦。」

「得，俺們到燻窩裏去受燻。」

這句話可說到俺心上來啦。俺一伸胳膊，打了個呵欠，腦杓兒朝前一磕，悄沒聲兒的緊釘在

趙二哥背後就走出了城隍廟。趙二哥倒是匹老馬，用不着俺帶線，接連拐了幾個彎，就走進煙窩裏來啦。

喝！這辰光的煙窩裏可真冷靜囉！前後兩旁幾張鋪兒上，全是冷冰冰的，只有個老闆娘，坐在窗前補八狗子，俺們也不去理睬她，就橫倒在鋪兒上，弄起煙桿子來。

趙二哥接連燻了兩筒，氣力就提了上來，櫻桃也尖得非凡，滿嘴都是山海經，攤來攤去，竟攤到俺身上來啦。

「嘿！老弟台，你怎的這樣不爭氣？當叫化子，討把，可沒得丟了俺們元門兄弟的臉！」他這話，叫俺的一張臉袋瓜兒全漲紅得像關爺啦！

「趙二哥，這也叫人窮志短哇！俺們是同參弟兄，你也得跟俺想個法兒。」

「這還用得着想法兒嗎？」趙二哥挺一挺眉尖兒說：「憑你這一副身手，嗎事兒幹不得？別說當弟兄家，就是撲風也幹得上。只要你肯幹，俺們坐地開花，地龍地鼠全趁你心意兒拿，要幾丈就幾丈，強似這麼喊人太太奶奶的，挖人一個兩個子兒，還得嘔上一肚皮氣。」

俺心窩裏邊的小鹿兒又勃倫騰勃倫騰的蹦蹦跳起來啦，熬不住衝着趙二哥說：

「趙二哥，你瞧像俺老福這模樣兒，可也幹得來沒底把的生意嗎？」

趙二哥放下燻桿子，挑起拇指尖兒，接連咳嗽了兩聲，猛的吐出一口濃痰來。

「只要有膽，誰又幹不得？說起來俺還是纔撲風過來哩。這會子俺可真樂！你要聽俺的底細嗎？」

俺點點頭杓兒，趙二哥骨都一聲，吞了口黃連子，亮一亮喉嚨，就櫻桃尖尖的攤起來啦。

「喝！這會子事兒可真鬧得大哇！俺們是在太湖邊上南墳頭幹的事。那兒有一家桃河里，家裏龍鼠真壯，離開圈子又遠。俺們早已肝清了地圖，就在臘八夜裏，天上在灑清，俺們八個弟兄全上了雲頭，帶着牲口，亮着三光，還有兩個抗着噴筒，坐了條底子，大夥兒去開武差使。那夜裏，地上全是泥滑滑的，真沒想到有那麼容易，就給俺們踢開了扇子。留着兩個在外面巡風，俺跟五個弟兄全叉進搖堂裏去。嚇！這搖堂可真挺哪！房套房，廂連廂的，也不知有幾多進。俺們一叉進去，就把全搖堂鬧翻啦，老的，少的，全像沒頭蒼蠅似的亂撞。俺們接連劈了幾桿堂，抓住了壯豬就敲，敲出了不少葬着的地龍地鼠，更從匣子裏搬出許多鼠錢，蛤子，玲瓏子，跟簑衣，大篷，簑衣蝴蝶，堆成了一座山。俺還怕有漏掉，就獨個兒朝裏闖。這一闖可闖得發啦！闖進了一間香噴噴的房，一張紅木

牀上坐着一盆花，約摸十八九個蓓光景，穿着身粉紅貼血，罩着肩墨綠小穿心子，直蹶蹶的在拖風裏打哆嗦。那小模樣兒長得真不錯！烏黑黑的蓋青山，白嫩嫩的瓜子臉，眉毛兒長長的，眼仁兒烏烏的，鼻根兒鬆鬆的，小嘴兒紅紅的，真叫人動火。俺只瞧了瞧她的眉毛彎兒，就知道這是張頂括括的清水貨二五，這就湊上俺的脾胃啦！俺在跳窰裏玩窰姐兒正玩得有些膩，瞧見了這清水貨，那肯放鬆她。俺發了聲喊，虎的撲上去，抱住她在拖風裏一滾，一下子就把這張二五給玩成了地牌。喝！真受用哇！比玩那夥窰姐兒受用得多啦！俺盡興兒樂了個暢，纔招呼弟兄們出鬆，臨了還把那張給俺玩够了的牌架去鵝閑。憑她那一副遮得密的胎相兒，作算鵝閑不成，當條子開出去，少說些也得有四五尺水頭，俺這一趟武差使可真開得暢心哪！

趙二哥攤得真上勁，嘴沫兒不住飛到俺臉上來。俺聽得傻啦，差點沒讓饞涎兒給掛上桃園，心窩裏麻酥酥的，也辨不出是嗎味兒。俺攔不住又想起先前那排揼俺的兩個娘兒來，這兩個娘兒長得真俊，那口軟蘇白更叫俺攢迷，俺要是真個入了夥，當了硬爬弟兄，可也放不過她們，得把她們來試試，到底是張頂括括的清水貨二五，還是張冒充二五的地牌。喔，乖乖了不得噲！俺這麼的想着不打緊，開花子柄可就由不得俺作主的撐起來啦。

猛的俺又想起了一件事兒來：

『趙二哥你這一趟武差使開得真不錯。可是怎麼着你幹嗎又出來開碼頭啦？遮莫是風頭緊嗎？』

趙二哥一擺腦杓兒，呼出了一口長氣。

『唉！免攤！免攤！俺們這遭竟撞着了窩裏反！老實說，那夥馬子什麼的，俺們那兒瞧在眼裏，倒是那夥水蛤蜊，可真有些棘手！這一遭，俺們四個弟兄背公事下山，也不知走了嗎？錯縫兒，倒給水蛤蜊抓住了兩雙，劈掉了三堂，另外一堂竟把俺們的底細全攤了出來。那夥水蛤蜊也真行，悄沒聲兒的就來捉落帽風啦。俺們幸虧苗頭拔得快，趕緊就扯，可也有幾桿堂陣上失風，給抓了去望城圈，這纔逼得俺不得不出來開碼頭避風。嘿！俺總忘不了今兒這遭，多僭總得翻過身來，跟那夥水蛤蜊撲上一撲哩！』

趙二哥這麼說不打緊，可叫俺倒抽了一口氣，心窩裏冷了半截。媽的！俺倒沒想到這門行業有那麼險！老實說，二五地牌俺是想玩的，可不肯跟小性命兒擡槓，要是真個給抓了去望城圈，瞧野景，大片子在脖梗兒裏噉咬一下，俺可沒這個膽。俺正在怙愾的當口，偏生趙二哥又衝俺問起

話來啦。

『老弟台，你可肯跟俺翻過底把來嗎？』

俺該怎麼回答呢？答應嗎？那還成！俺有幾條小性命兒，像太保阿書那樣一條響噹噹的脚色，也免不掉望城圈，瞧野景，脖梗兒跟大片子硬碰硬。俺俺算得「烏」？可是要不答應嗎？也撇不過趙二哥的面子。俺只得悶嘴咄咄的不作聲響。

趙二哥瞧了俺好一會兒，猛的把腦杓兒一挺，仰天打了個哈哈，一個鯉魚打挺從鋪兒上坐起身來，喊過了老闖娘，給了她兩隻小立司馬，也不再來理睬俺，拔步就走。

俺急啦！趙二哥跟俺翻臉，那可不成，俺一把就拉住了他的呢大擎。

『趙二哥，怎麼着？』

趙二哥鼻根子一聳，冷冷的：

『哼！俺迷了眼烏仁兒，認錯人啦！俺還當你是尊脚色，沒想到你竟是個怯條子。好俺們河水不犯井水，你走你的清秋道，俺上俺的陽關路，俺們就這麼分手吧。櫻桃割短，免攤！』

俺傻忽忽的站着。趙二哥可走遠啦。

猛的俺一拍腦門，眼白巴巴的朝兩旁瞧。媽的！俺真背晦哪！怎麼纔拉着個排頭，就自家兒砍斷了麻繩。可是走也由他走吧！命裏窮，只是窮，捨着黃金變做銅。趙二哥是趙二哥，俺是俺，叫化子命裏就只配做叫化子，俺只要保全了小性命兒就得，別的全是郎德山。今兒總算俺走運，找着個包散擔，還白受燻上一陣，一個子兒也沒化。不過天已經黑下來啦，今兒的烏里散頭子怕沒這個好運，俺的腰包兒雖是沉甸甸的，可還得受燻上一陣，準不夠使，俺得再掙上一掙。

俺一走出燻窩來，碰巧就撞着了個娘兒，俺便又緊釘在她背後，咕嚕了起來：

『太太奶奶，修福修壽，多子多孫，賞俺叫化子一個銅子兒吧！』

永久的感傷

不論是在清晨，或是在黃昏，只要我有一個時間，獨坐在椅上，回憶起我過去生命史上所遺留下來的痕跡時，那首先爬到我心上來的，一定是一個名叫雷子的人。

這一個人，這一個年齡和我相同，却沒有福氣和我同樣受教育的農村青年，他給我帶來了永久不能磨滅的感傷。我只要一想起他，縱使是在極愉快的時候，也會愀然不樂起來。

我相信，這感傷，也許要伴着我，一直到我進入墳墓的時候，纔會消滅的了。但在我還沒有進入墳墓以前，我却要用紙和筆，毫不隱飾的，把他的面目，他的心，紀錄下來，使世人分有我那感傷的一半。

我認識他的時候，我和他還都是一個十幾歲的小孩子。我們認識的機會是很偶然的。正當我平安地住在家裏，平安地每天背着書包上學去讀書時，忽然，一個巨大的恐怖降臨到我的家鄉，那純粹代表軍閥個人利益的戰爭，在江浙之間開始了。

我的家是在太湖流域的一個小城市裏，而這個城市，又恰恰處在江浙交界的邊境上。從警

報發生那天起，城裏就到處充滿了不安的空氣。接着，軍隊也開過來了。這還是我第一次看見兵那種特殊階級的人，他們都穿着灰色的衣服，面貌給風霜磨練得非常粗獷，從他們身上，找不到一些愛人類的心，他們是被殘酷的生活造成得個個都和吃人的野獸一樣。

而事實上，他們的行動，也和野獸沒有什麼差別。自從他們進城以後，城裏的謠言就忽然多了起來，不是說雙方不久就要開火，便是說城裏的軍隊要大舉搶劫。恰好就在這時候，有一個兵，在鬧市裏強搶了一個女人的金戒指。雖然這個兵，是被按照所謂軍法，拉到城外去砍了頭，但這舉動，却更增加了城裏人的恐怖。搬出城去的，一天總有十餘起。

我們這一家，也都落入了恐怖裏，並且比別人更要恐慌。因為我們的家是緊靠着南門，而雙方開火的地點，據人說，一定離不了南門的。城裏的軍隊又隱然抱着守城的決心，城門是很早就關閉了，城旁堆滿了沙袋，城上也安置了守望的哨兵。在這樣嚴重的形勢裏，便是素來以能幹著稱的我的母親，也完全失了主見。每天，我總要看見她裏裏外外的跑上十幾次，口裏只是喃喃的宣着佛號。

爲了一家的生活，父親是終年都在外面，難得回家來。兩個姊姊也都隨着父親在外面讀書。

家裏就只有母親哥哥和我。還有一個小妹妹，一家四口，生活本來就很少陽光和空氣的，這時是更顯得愁慘。

『城裏是住不得了。可是到底又躲往哪兒去好呢？』母親整天都鎖着眉尖說。說完了，又歎息着加上一句：『畢竟一間屋子是少不得正樑的！』

從這一句話裏，我瞧得出，事事都精明幹練的母親，現在也一籌莫展了。本來，逃難這件事，在我們還是第一次遭遇到，何況母親便再能幹些也總是個女人。

『我看，我們還是到西門外去避一避罷。軍隊都是從陸地來的，要開火也總在陸地。西門外緊靠着水路，也許不會有什麼危險。』在中學裏讀書的我哥哥這樣說了。他雖比較有一些地理智識，但對於軍事還非常模糊。

『西門外，那邊有着什麼人呢？有了！劉萬倉不是住在太平村嗎？我們一向待他總還算不錯，每年的租穀總比別人收得少，到他那邊去住一些時候，他一定願意的。』母親遲疑地說，面上開始有了喜氣。

於是，我們便這樣決定了。第二天一早，就僱了一艘民船，搖到太平村去。這當兒，時局已非常

緊張，拉伏封船的事，天天都有得發生。這艘船，幸虧還是叫他搖出西門，若是到別處去，那就出了重價，也一定不肯應僱的。

從城裏到太平村，水程有三十里，開船這天偏偏又遇着逆風，到達的時候，太陽已經偏西了。這兒的風景是很好的：一帶青山蜿蜒在背後，疏疏落落的茅屋點綴在大樹叢中，四周環抱着的全是些上好的良田，秋收的時期雖還沒到，田裏的禾苗却已長得很高，一陣風吹來，便到處都翻騰着綠油油的稻浪。

在我的眼前，又現出了劉萬倉那一個熟識的笑臉了。勞苦增加了這中年農夫的年紀，從他頭上的白髮和額上的皺紋看過去，誰都不相信他還是個不滿五十歲的人。我和他素來是有着好感情的，因為他每次來我家時，總不缺少給我的食物。這時，他撫摸着我的頭，一壁把一個和我一樣高矮的孩子推到我面前來，向我說：

『這是我的兒子雷子，你大概還沒有見過他。如若你不嫌他髒，就和他在一起玩罷。』

我開始擡起頭來，打量這站在我面前的小伴。那是一個稍微有一些粗野的孩子，皮膚是醬色的，一對眼珠大而且黑，却固定地不能轉動，瞧起人來頗帶一些呆氣。

一種親切之感從我心裏發生，我覺得已經找到我的伴侶了。過去我的生活是孤獨的，哥哥的年齡比我大得多，妹妹又太小，學校裏的同學只知道欺負我，沒有一個肯和我要好，和我一同玩，我始終是一個伴侶都沒有。而現在，我却找到一個了。我不禁快活地伸出手來，像很久以前我們便已是熟識朋友似的，握住了他的手問：

『雷子，你在哪兒玩的？』

他的手熱得很，血液正在他的體內流動，他呆睜着那一對大而黑的眼珠瞧着我，忽然笑了起來，跳躍着說：

『在那邊，和我們的牛在一起。你可會騎牛嗎？』

『不會。』我回答着，却也忍不住要笑了。在學校裏讀書的人，怎麼會騎牛呢？並且像我這樣膽小的孩子，也根本不是騎牛的材料。

『我們同去試試看。不要緊，騎在牛背上是很有趣的。』

我還沒有隨着母親走進劉萬倉的茅屋裏，便被雷子拉着跑到田野裏去了。在一個墳堆後面，有一匹黑色的耕牛，低着頭吃草。它站着，背比我的頭還要高。

『爬上去吧。』雷子在一旁慫恿着我：『吃草的時候它是不會動的。』

我還在遲疑，雷子却已抱着我的腿往上送了。直想不到他的力氣會有這麼大，我身不由主的就上了牛背。

我的眼界寬闊了，我的心胸也開朗了起來。綠的稻浪在四周波動。倦飛的歸鳥圍繞着樹梢「啞啞」的哀叫。農家屋頂上的炊煙筆直的向上昇，到了空中便漸漸的淡薄彎曲而消滅。一抹緋紅色的晚霞斜掛在西天的一角，彷彿在向我微笑。

這鄉野間的自然景色使我神移，我幾乎忘却了我是正騎在牛背上。牛蹄就在這時，忽然移動了起來，一顛一顛的，把我的身軀直往前傾。我有些着急了，忍不住高聲呼喊著：

『我怕！我要下來！』

雷子並不理會我的呼喊，他從容地走到牛背後，縱身向牛屁股上一跳，便已跨上了牛背，從後面伸過兩隻手來，把我抱得緊緊的，一同任牛蹄所至，在田野裏遊玩着。直到暮色籠罩了上來，纔讓那牛載着我們，回到茅屋裏去。

遠遠的我就聽得有一個啞啞的聲音在呼喚着雷子，到了茅屋前，我便瞧見了雷子的母親，

那患着風火眼，永遠用一塊污穢的藍布擦着眼淚的老女人，她一見到雷子，便伸出手來要打，但眼光觸及我時，她却笑了，那隻作勢高舉的手，也溫柔地落下來，拍着我的肩說：

『長得這麼高了！還在唸書嗎？真聰明！』

我走進茅屋裏去。屋裏的景象很是陰慘：一盞油燈放在污舊的破桌上，燈芯的光燄只有豆那麼大，照着這被竈煙燻黑了的屋子，宛似鬼墟一樣。桌旁的板櫈上坐着我母親，艱苦地支持一家生活，素來難得開朗的她的臉，這時是更黯澹了。我默默的投進她懷裏，準備領受她的責罵。但她却什麼話都沒說，只慈愛地把手圍在我的頸項上，輕輕的拍着。我的頭伏在她胸口，隱約聽得出心在她的腔子裏跳動。她的心原來還沒有安定呵！

晚餐很粗糲，幾乎不能下咽。夜裏睡在木板搭成的牀上，全身的骨架都被撐得生痛。生活是這樣的不舒適，可是我却反而覺得快樂，我的心熱刺刺的，只想着和雷子在一起玩的花樣。

從此，我便像換了一個人。我不再把什麼功課來煩惱我自己了。每天，我都隨着雷子，在田野間閒逛。整個大自然成了我的學校，而雷子便是我的教師。他所有的活的智識，實在比我豐富得多，不論是一根草，一棵樹，他都能原原本本的說出它們的名目和用處來。從他的話裏，我纔第一

次知道，那些野生植物裏面，什麼是可以吃的，什麼有毒，和什麼含有油質，什麼可以當肥料用。

但我們也常常發生爭執。這爭執，大概總起在一同遊戲的時候。季節正是秋天，蟋蟀的鳴聲引誘着每個孩子的心。田野間的蟋蟀是怎樣多，我們差不多天天都在翻磚弄石中過日子，偶然各人都捉到了一隻雄的，便喜孜孜的放在一隻瓦盆裏鬪着。蟋蟀的模樣本來很少差別，尤其是互咬在一起時，分外容易誤認。每次，當爭鬪告終，敗的懾伏一邊，勝的驕傲地鳴叫了起來，我們便都指着那勝的說是自己所有。於是，爭執便發生了。爭執的結果，總是他失敗，一種身分觀念代替了是非，彷彿他沒有和我爭執的權利似的，常常給他父母罵得撇着嘴，走過一旁去，不理睬我。但不久，我們便又和好地在一起玩了。

這樣，很快的就過去了兩個月。這兩個月的時間，似乎比平時特別短，幾乎爲我所完全不覺察的便已過去了。戰事早已結束，我們沒有再在雷子家裏住下去的理由。並且除了我，所有的人差不多都在想着城裏的那個家。於是，有一晚上，在每天都一式的黯澹的環境裏，母親便說出了她要回去的意思。她這話，使正在燈下商量着趁水淺明天到河裏去摸魚計畫的我和雷子都呆住了。雖然背着燈火用藍布擦着風火眼的雷子的母親還在挽留著，說不妨在鄉間多玩幾天再

去，但這挽留顯然是沒有什麼效果的。我的眼前模糊了，我回過頭去瞧雷子，他那大而黑的眼珠裏，也和我同樣地含着淚。

一切都無可挽回，第二天早上，僱來的民船已停泊在河畔，母親哥哥妹妹都已下了船，我不能和雷子分別了。一個巨大的悲哀突然侵襲到我心上，並且佔有了我。我想到，從此我將回到學校裏去，重理我拋荒了多時的功課，不能再在鄉間，和雷子一起玩，便是那隱然有一種趣味引誘着我的摸魚計畫也無從實現了時，我忍不住在河岸上跳着腳，號咷大哭了起來。

瞧着我和雷子不忍分離的形狀，母親也有些爲難了。她一壁勸慰着我，一壁又笑着向雷子的父親劉萬倉說：

『這大概也是一種緣分，過幾天你把雷子送到我家來玩玩吧。』

我那時還想不到母親這話是作不得數的，聽了她這樣說，我纔肯收淚下船。

回到了塵封蛛網的家裏，到處都嗅得到霉濕的氣息，那一種蕭條的景象深深打擊着我的心，使我回想起在鄉村中的歡樂生活來，心便隱隱的作痛。就在那天晚上，因着偶然的一句戲語觸發了我的傷感，我又忍不住哭了，伏在桌上，飲泣了不知多少時候，到後還是母親說：

『好了，不要哭吧，雷子快要來了。』

我纔勉強收起了眼淚，到臥室裏去睡。室裏的牆壁和空氣，彷彿都冷漠地在用一種力量壓迫着我活躍的心，心是只盼望雷子的早日到來。

雷子終於沒有來到我家裏，我却照常背着書包上學去讀書了。繁重的功課使我漸漸忘記了這個在鄉村裏的小伴，雖然過去的生活還常引起我的懷念，但已不復成爲我心裏主要的成分。到從小學校裏畢業出來時，我更全然沒有再見雷子一面那種迫切的要求了。

接着我便到了上海。這繁華的都市增加了我對人生的經驗，同時時代的怒潮更改造了我的思想，使我和幼時的我，成爲兩個完全不同的人。我目擊了五卅的事變，從這事變的背後，我隱然瞧見有一個年輕的中國，要想在不斷的壓迫之下生長。我沒有心情再想到雷子了。充滿在這時意識裏的，只是怎樣追隨在羣衆後面，去推動那歷史的巨輪，使人類的生活，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正當國民革命的怒潮澎湃了南中國的時候，我却以一個極偶然的機會回到了故鄉，重見了雷子的父親，那個中年農夫劉萬倉。僅僅是兩年多不見，他已經衰老得不成模樣了，露在外面

的手和臉，瘦得只剩了皮骨，背脊彎曲得和龍蝦一樣，而且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患了肺疾，老是咳嗽着，說一句話非常困難。他瞧見了我，枯皺的臉上開始現出了一絲笑容，站起來，把手加在我的肩頭，似乎要向我說什麼話，一陣咳嗽却阻止了他。他俯下胸，咳得面紅頸赤的，好半晌擡不起頭來。

從他的身上，我不禁想到了雷子，想到了過去的鄉村生活，我忍不住向他問：

『雷子現在怎樣了，可還和從前一樣好嗎？』

他的臉色忽然陰沉下來，咳嗽了好一會，纔斷斷續續的說：

『唉……再也不要提起……這……倔強的孩子……我真……給他氣死了！』

我有些吃驚。我猜想他們父子間的感情上，一定發生了裂痕。這也許是一齣時代的悲劇，屠格涅夫小說裏所常描寫到的父代和子代衝突的光景，很快的在我腦裏一閃。我覺得長成爲一個青年的雷子，是很有反抗他父親的可能的。我急於想知道這衝突的原因，但瞧見他咳嗽得這麼厲害，又不忍再向他問。我默默的送給他一杯茶，他謝着喝過了，便辭別了出來。

獨自隨在他後面，送着他那疲乏的身體出了門。一個大的陰影忽然投到我心上，我的心裏

開始浮起了一種不祥的預感。我想：「不要這就是我和他最後一次的見面了罷。」瞧着這帶了一生勞苦歷史的誠實的農夫，拖着滯鈍的步履向街角走去，我的感覺裏一時混合了淒楚和悲哀，我幾乎想哭了。

回到了屋裏，我首先就向母親詢問雷子近來的生活。我相信，常住在家裏的母親，對於鄉間的情形，一定比遠處都市的我熟悉得多，她決不會不知道雷子父子間衝突的原因的。

母親果然對我說了。我站在她面前，聽着她的話，不禁疑惑自己並不是處在真實的境地。她對我說的竟是一篇很有趣的戀愛故事，而且這故事的主角竟是和我同一年齡却沒有我那樣智識的雷子。我真想不到，連我自己還不曾被一個戀愛的夢所陶醉時，這往時的小伴，却已經很快的跌入戀愛的網裏去了。

故事的始末是這樣的：

距離雷子所住的太平村西首五里的所在，有一個金家集，集裏有一個名叫銀姑的美好的少女。她每天一早，總要挑着菜籃，從雷子家門前經過，到鎮上去趕早市。恰好雷子每天也總是這時候出來，到田裏去工作。他們差不多天天都見着面。周圍的環境是怎樣寂靜，大自然裏的一切，

彷彿都用一種牧歌的情調，引誘着這一雙正在春情發動期內的少男少女的心。於是，久而久之，他們兩人間，竟不知不覺的發生了一種特殊的情愫。

起初他們還知道避人們的耳目，每次談話時總躲在隱僻的地方。但不久，戀愛的高潮便使他們忘懷了一切；他們只知道有一個你，有一個我，除此以外，就是天和地也不放在他們心上，更莫說在他們身旁所有的人了。這種和舊禮教不相容的態度，是很容易招致人們反感的，尤其是鄉村裏的農民們，差不多都具有一種薩滿教的思想，眼裏最瞧不進這樣的行爲。因此，就在他們戀愛熱度日益上昇的時候，物議也隨着沸騰了起來。先是金家集一方面的人，用種種精神上的迫害，加到銀姑身上去，接着，太平村裏的人，也都擺出長輩的面目來，指斥雷子了。可是這並不能拆散他們間的關係，而且反使他們的情感更趨密切了一些。

不過物議也並不是毫無力量的。它雖不會影響到他們兩人本身，却影響到了雙方的家長。隨着銀姑的父母把銀姑禁在家裏不再讓她出門去賣菜那天起，雷子的行動也受了他父親的監視。這突然的隔絕，使雙方精神上都非常痛苦。青年的雷子意志是很堅強的，爲了要實現他的願望，他不惜採取了消極的反抗形式，田裏也不去，茶飯也不用，終日只是癡癡的站在門前，瞧着

西首金家集那方，像患了失心瘋一樣。這形狀，使只有這一個兒子的劉萬倉急壞了，他不得不拋棄了先前那種不以爲然的成見，託人到銀姑家裏去作媒，要求把銀姑許配給雷子。

這要求，倒並沒有遭到拒絕，不過女家的財禮要索得太苛，不是劉萬倉那樣的家境所能負擔得起，婚事終於沒有成功。在知道一切都已經絕望了以後，雷子反而和常人一樣了。他不悲傷，也不難過，每天照常下田去工作。只有時常常會倚着鋤，大而黑的眼珠裏含滿了眼淚。而當沒有人注意到他行動時，他便像一個幽靈似的，獨自出現在到金家集去的路上。他顯然還不忍就此割捨銀姑，他對她的感情依舊是很熱烈的。

然而他終於沒有再見到銀姑一面，見到的却是另外一幕和他多少有幾分關係的悲劇。一個大的打擊落到他頭上，銀姑嫁了，到別人家裏做妻子去了。一頂簡陋的花轎擡去了他所愛的人，也擡去了他全部的希望。聽着銀姑在轎裏抽咽的聽音，他的心只是一陣陣的作痛，他差不多要瘋狂了。

世界在他眼裏黯澹了起來，一切他人所認爲歡樂的事在他只是絕望與悲哀。但他並不去效法那些弱者的舉動，他只是堅苦地接受這生命裏的浪花，忍耐地走他尙未走完的人生大路。

他違背了他父親對他的期望，拒絕了所有來代他作媒的人。他寧願孤獨地生，孤獨地死，而把銀姑的影子，永遠放在他的心裏。

故事原是很平凡的，但因為故事中的主角是我所熟識的人，於是便也覺得有趣味起來。聽完了母親所說的話，我的眼前便恍惚浮現出了雷子的一張臉，呆睜着他那大而黑的眼珠，臉上帶着倔強而又堅決的表情。懷舊的情緒被喚起了，我急於想見一見他的面。我想向他解釋眼前是怎樣一個時代，我想用話語來使他明瞭他所抱的那種戀愛至上主義觀念的錯誤。我有着許多許多必須和他見面的理由，沒有人能說出一個更有力的理由來打消我這意念的。

接着我又得到了他父親的死耗，我先前那種不祥的預感竟證實了。這更堅強了我下鄉去見他的決心。我覺得，便不是爲了向他慰唁，探看他最近的狀況也是必要的。

但環境却逼着我，使我不但不曾去見他，反又回到了上海。一個時代的浪頭很快的打到我身上，並且把我捲進了漩渦。等到這洪潮從我身上過去時，我却又跌進了戀愛的網裏。我沒有向雷子說明他所拋的觀念的錯誤，我自己反走上了他已走過的錯誤的道路。結果，我是和他同一的陷入了失戀的命運。我絕望，我痛苦，我瘋狂地尋找刺激。這樣在生命的暴風雨中掙扎了兩三

年，直到一九二九年的年底，我纔有機會回到故鄉，下鄉去見雷子。

一切都和四五年前一樣，鄉村間的景物和空氣是很少有變換的，只有雷子所住的那茅屋，是更顯得衰敗了。我推開了那扇搖搖欲倒的柴門，便瞧見雷子的母親獨坐在黑暗裏，用污穢的藍布擦着她風火眼裏流出來的淚，她的眼睛已將近全盲了，連我走進來都不知道。我正想向她招呼，雷子已逡巡地從門外蹩了進來。他的身材長得比我還高，臉色是堅忍的，彷彿準備接受那未來的生活裏所給與他的更多的痛苦。他的手裏執着兩枝菊花，模樣頗有些兒時的憨態，那雙大而黑的眼珠瞧人時仍帶一種呆氣。我瞧着他，過去的生活又全回到了我眼前，我只想張開手去擁抱他，我忍不住激動地叫了一聲：

『雷子。』

雷子愕然地瞧着我，帶着一種不認識我的詫異的神氣；四五年在生命的波浪中掙扎的他，顯然是已經把我忘懷了。他偏着頭，像在腦海裏搜索我的影子。忽然，他那雙固定的大而黑的眼珠裏發出了光來，他只叫得一聲『啊，』便跳躍着直奔到我身邊。我想：這幼時的小伴：也許要先來擁抱我了，便也愉快地等待着。但他却又遲疑地立住了脚步。他打了個寒噤一陣感情激動的

戰慄通過了他全身。

我瞧着屋裏的景象，一種衰敗的氣息使我不忍再在這所在立脚。我怕瞧見屋裏凌亂散佈的東西，我更怕瞧見雷子的母親那雙將近全盲的風火眼。我覺得，雷子的一家是無法挽回這注定了的沒落的命運了。我忍不住向雷子說：

『我們還是到外面去走走罷。這地方，我已有多時不來了，我很想看一看外面的情形呢。』

雷子不作聲。他默默地執着菊花，跟隨在我後面，走出屋去。寒風凜冽地吹着，田野裏所有的植物都凋殘了，却把生機埋藏在地裏，等機會再重新萌出新的芽來。我把脚步放緩，和雷子並肩走着，留心注視着他。他的性格似乎比從前沉默，意志却堅強了許多。我忽然想起他過去的戀愛史來，不禁好奇地問他道：

『雷子，你可還記念着銀姑嗎？』

雷子低下頭，瞧着他手裏的菊花，大的淚珠開始滾到了他臉上。我正懊悔不該觸發他心頭的隱痛，他却已用帶着眼淚的聲音向我說：

『她死了！』

我呆了一呆，但即刻便覺得這是目前社會裏很平凡的事。我曾親眼看見許多不幸的女兒們，被環境壓迫着，隱秘了心頭的熱情，痛苦地任自己的願望歸於破滅，讓命運來播弄着她們，生活來磨礪着她們，一直到死亡來結束了她們的生命。無疑地，銀姑也就是這裏面的一個。我雖然不認識她，但我却能想像到她一定也有着一張蒼白的憂鬱的臉。從她的身上，我愈加憎恨這不合理的社會了。我握住了雷子的手，使勁搖着說：

『不要哭，現在已經不是哭的時候了。你應該鎮靜你的頭腦，想一想愛不過是生命中一部分的事，並不是全部；這世上還有着更重大的事情等待你去幹，你怎麼可以爲着一個已死的人，始終浪費你的生命呢？』

雷子搖搖頭，顯然是沒有十分聽懂我的話。他的眼光朦朧地注視在我臉上，半晌纔問道：

『那麼你說我應該怎樣辦纔對呢？』

我的神經意外地興奮了起來。我先簡單地向他說明了眼前是怎樣一個時代，接着又告訴他中國民族的出路在那裏，並且細細的向他解釋只是爲了個人主義的愛浪費着生命是怎樣的無聊，而獻身在改進全人類生活這事上又是怎樣有意義的事。

他默默的在一旁聽着，似乎已經領會了我的意思，便決然的提起衣袖來，拭乾了臉上的淚，帶着一種難看的笑容說：

『你說得對，我一定照着你所說的去做，可惜我沒有早一些聽見你那樣的話。我自己也知道我是太癡心，我這樣天天想着她是不對的。現在，且讓我把這花送到她墳上去罷。這是最後的一次了，從明天起，我一定要忘掉她，重新做一個人。』

我暗暗的歡喜，我覺得，我已經把這幼時的小伴，從迷途中拯救出來了。我是極願意伴着，去做這最後一次的獻祭的。我的眼光從他的臉上移到他手裏的花上，不禁暗笑他的癡心；但另一個嚴肅的觀念却使我不但不能笑，反加倍的同情他，憐憫他。我忍不住向他問道：

『你天天都送花到她墳上去嗎？』

『是的。』他回答着。

『她的墳墓在哪兒呢？』

『不遠的，離開這裏只有里把路光景，你和我一道去好嗎？』

我點點頭，伴着他一同向前走去。四周的景象非常蕭索，到處全顯出了空廓的一片，田裏的

稻已都收割了，綠草全變成了枯黃，樹葉也都離開了枝頭，連太陽都像有些怕看這景象似的，深深躲進了雲中，不肯露出面來。整個大自然像已經睡着了一樣，不再顯示一些青春的活躍。

一個不很大的墳堆在我眼前現出來了。墳是新的，上面還堆着一些敗菊，墳前雖沒有什麼標識，但那些敗菊已告訴我，這一定是銀姑的墳墓了。果然，雷子一走到墳前，容色就變得戚然起來，他把手裏的兩枝菊花放在墳上，又叫了一聲『銀姑』，便默默的站住了，大而黑的眼珠看入了我眼裏，那裏面藏得有無限的隱痛。

我的心忽然淒楚地跳了起來。我覺得，有一種刻骨的悲哀襲進了我的心，把我過去陷溺在戀愛網裏時所受到的創傷全觸發了。我不敢再在這裏停留，我連忙拉了雷子一把，回身就走。

在停泊着載我來的那隻船的河畔，我和雷子分別了。

船開去了好遠，我還瞧見雷子癡癡的站在岸上，用他那大而黑的眼珠送着雷子。就從那時起，我的心版上便深深刻上了這永久不能磨滅的感傷。

又是四五年過去了。時代始終在圓圈子上前進。在這四五年裏，我不僅沒有再見過雷子的面，甚至連他的消息都聽不到了。

『雷子的一家也許已走上沒落的階段了罷！』我痛苦地這樣想。



0

小貓

一

我和妻結婚了。我們的結合雖是舊式的，愛情却並不下於那些由戀愛而結合的人們。我們是在愉快的空氣裏生活着。

每天，爲了生活的驅使，我總得出外去辦事。回來的時候，妻常常含笑地站在門前，迎接着我。一見到她那笑容，我便完全忘却了帶回來的一身疲倦，而感到無限的安慰。這安慰，是我獨身生活裏所體驗不到的。

所以，我更是愛妻了。因爲愛着妻，便也關心到妻身上的一切。我覺得，妻的生活好像很苦悶似的。雖然她和我談話時總帶着笑容，但她的眉峯却常蹙蹙着。便是每星期日我和她一同出外去作整天的享樂時，也很難見到她有快樂的表情。

對於妻這苦悶的原因，我是很明瞭的。每天，我出去了，家裏就只剩下她和傭婦兩個人，沒有誰伴着她在一起談笑，更沒有什麼事物可供她開懷解悶，怎樣會使她不對這生活感覺厭倦呢？

「我們的愛情將要被生活葬送了！」我常常憬然地這樣想。

爲要逗引妻的歡心，使她忘却她的苦悶。當我從辦事處回家時，我總要在外面買一些東西，帶回來送給她。新鮮的花朵，美麗的畫片，含有刺激性的小說。然而，這些心血全是浪費的，妻並不對我所買給她的東西感覺興味，至多也不過蹙着眉，微笑了笑，苦悶的表情依舊深深刻畫在她臉上。

我差不多智窮力盡了。我想：「還是任她自然吧，爲了生活，誰都不能不忍受一些磨折的。」有一天午後，我照常從辦事處回家，纔走上扶梯，妻便笑着從房裏出來，向我搖了搖手。我已有好久沒見到妻這樣天真的笑容了，心裏正在奇怪妻已笑着向我解釋了起來。

『房裏有小貓在着呢，你進去當心些，不要踏着了它們。』

我走進房去，果然瞧見兩隻小貓，把頭鑽在碗裏，啣着麥粥。這兩隻小貓，一隻是白色的，一隻是黑色的，通體都很純粹，沒有一根雜毛，瞧過去非常有趣。

『這是那裏來的？』我忍不住向妻問了。

『你不用管。』妻愛嬌地笑着，但她終於告訴了我。原來鄰家的貓新近生產了，一胎生下了

六隻，這兩隻小貓，便是她問鄰家要來的。

瞧着地上的小貓，又瞧着妻那高興的形狀，我不禁笑了。誰想得到呢，我費了許多心思，花了許多金錢，買回來逗引她歡心的東西，其效力竟及不上這區區兩隻小貓。女人的心理真是很難測度的。

晚上，在燈光下，妻把這兩隻小貓抱上桌來，帶着嬌媚的笑容向我說：

『它們還都沒有名字呢，你代它們起一個吧。』

『那不難，白的叫小白，黑的叫小黑就是了。』

『好呀！』妻把手撫着這兩隻小貓的毛片，並且曬愛地向它們說：『咪咪！小白和小黑，你們現在都有名字了。』

二

日子一天的過去，兩隻小貓很快的長成了起來。

我們的生活也更幸福了。我再見不到妻臉上苦悶的表情，也再用不着在她身上操心，有這兩隻小貓在一旁陪伴着她，安慰着她，是比任何我所能想到的事物都更足以使她忘却她的苦

悶的。

然而，事實總不能盡如人意，我們的生活是因這兩隻小貓的加入而增加了味精，但我們的愛情却也就因這兩隻小貓的加入而發生裂痕了。

事情的起源實在很微細的。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我開始發覺了妻對這兩隻小貓的愛好有了偏私。她熱烈地愛着小白，而用相反的感情憎惡着小黑。這愛和憎兩種心理，不用說是都有理由的。近來這兩隻小貓的形態上，有了顯著的變化，小白非常勇武，小黑却萎靡不振，和小白成了個反比例。這只要稍微有一些鑒別力的人，便都會和妻一樣，發生出上面兩種不同的感情來。

但我的心理却和一般人不同，我是憎惡着強者而表同情於弱者的。瞧着小白不時恃着它的勇力欺凌小黑的形狀，使我很快的聯想起帝國主義者對待弱小民族的情形來，而把強烈的反感寄托到小白身上去，同時也更愛憐着小黑。

由這愛憎心理的不同，我和妻便不能像先前一樣毫無芥蒂了。

自從這兩隻小貓到我家來了以後，我每天便多了一種工作。從辦事處回家時，總得在路上拐一個灣，到一月山東漢子擺的牛肉攤上去，買一包牛脯，帶回來給小貓吃。最初，妻倒也一視同

仁地能使這兩隻小貓同樣得到食慾的滿足，但到她一有了私心，在她手裏的牛脯，便分配給小白的多，而分配給小黑的少了。

於是，小白一天天肥壯起來，小黑却一天天瘦弱下去。

瞧着小黑無助地把它瘦弱的軀體蜷縮在屋角的形狀，我的心便像給鞭子抽着一般的痛。我不禁有些恨妻了，這樣的行爲，即使是從淺薄的人道主義上說，也是說不過去的。同樣是一隻小貓，爲什麼強者吃得這麼多，而弱者便該挨餓呢？我的感情逐漸緊張了起來。這緊張的感情逼迫着我，使我忍不住用憤怒的聲氣向妻說：

『你也該分幾片給小黑吃纔好呢，不要都給小白吃完了。』

妻聽了我的話，果然也擲幾片牛脯到小黑面前去，但都是又瘦又薄的，而且給小白搶吃了許多，到小黑口裏的不過只有一兩塊。

小黑似乎已很滿足了，仍舊蜷縮到屋角去，用腳爪洗着臉。這小小的一條腳爪，把我的心引得更劇烈地痛楚起來。我彷彿瞧見了許多沉淪在泥塗裏的人，他們的孤苦無助，也和這小貓一樣。我不能再坐視下去了。我相信，在妻的私心下面，小黑的生命一定免不了要被犧牲，除了我，是

沒有人能够拯救它的。

我決定了。就從這一天起，每次買牛脯時，我一定代小黑多買一包，藏在袋裏，覷着空隙，便悄悄領它到曬臺上去，餵給它吃。我這樣做着，我的心是很安慰的。

小黑逐漸和我親近起來了，我一回家，它便「咪嗚咪嗚」的叫着，繞着我的脚跟打圈。妻瞧了很奇怪，我却暗暗覺得好笑，心想：『動物到底也具有靈性的。』我更是愛它了。

因為愛着小黑，我便愈加憎惡小白，常常背着妻，在暗地裏踢它幾腳。一來是爲小黑出氣，二來也借此發洩一下我胸中對強者的憤恨。

三

是黃梅時節了。

天老是陰曇着，一會兒雨，一會兒晴的，使我精神上非常不快。尤其是一想到家裏的兩隻小貓和妻近來對我的感情，便會平添上不少煩惱。我詫異着我自己心理的變化。真的，現在的我，是比從前更容易發怒了。

就在這樣的時節，一天午後，天在下着雨，我離開了辦事處，冒着雨照常去買牛脯。雨點打溼

了我的頭髮，衣服，但我仍舊不顧一切的在雨中走着。我的眼前不時閃現出小黑那可憐的形狀，它使我增加了前進的勇氣。

我走到牛肉攤前了。在一柄大傘下面，露出了賣牛肉的山東漢子蒼黑的臉。他瞧見了我，便苦笑着從攤子裏取出一包切好了的牛脯來，遞給我說道：

『對不起！先生，今兒帶出來的貨色不多，只剩這一包了。包荒點兒吧！』

我呆住了。我雖是站在牛肉攤前，但我却像已回到了家，小黑正「咪嗚咪嗚」的叫着，繞着我的脚跟打圈。我的心劇烈地痛楚起來。可是我又能怎樣呢？梅雨下得更大了，柏油路在雨中發着光。這樣的天氣，要再去找尋一片牛肉攤，是很困難的，何況我又沒穿雨衣。我只有勉強帶了這包牛脯，搭車回家去。

到了家，還沒有走上扶梯，我便聽得妻在樓上笑。

『咪咪！小白』她嬌聲地喊。接着便是一陣小貓的腳爪在樓板上奔馳的聲音。

像給人當頭打了一下悶棍，我木立在扶梯下，許久不能動彈。我不知道該怎樣處置手裏的一包牛脯。我相信，要是就這樣拿上去，準會給妻盡數把來填滿了小白口腹的。倒不如把它藏起

來，在妻面前掉一個謊，假說不曾買到，然後再覷空餵給小黑吃。好在妻愛着小白，決不致使它挨餓，不比小黑缺少了這食物，便要影響到它的生命。我決定這樣做了。我把牛脯藏在外套袋裏。激動了多時的情緒纔稍稍寧靜下來。

上了樓，妻正用一個線團逗引着小白玩。一眼瞧見了我，連忙跳起身來說：

『哎喲！你給雨打壞了。怎樣不等雨住了再回來呢？這都是我不好，不該不把雨衣給你帶了去。』

說着，她便拋下線團，取了塊乾毛巾，用力代我擦着被雨打溼的頭髮。她這親密的舉動，把我先前那恨她的感情完全消滅了。我覺得，她除了對這兩隻小貓的愛憎和我不同以外，別的毫無什麼錯處。我們的愛情依舊存在的，並沒有生分。我想起爲了這兩隻小貓，竟不惜在我們的愛情中間造起煙幕，我反不禁有些失笑自己的感情太容易激動了。

忽然，妻像嗅着什麼氣味似的，停她住了手，向我問道：『小白的牛脯呢？』

我重又把恨她的感情提了起來。爲什麼她要在牛脯上面冠上小白兩個字？難道小黑便沒有份嗎？我厭惡着她這種私心，我惱恨着她這種私心，我禁不住大聲對她說：『沒有買，這樣的雨

天，誰還高興代小貓辦糧食呢！』

妻愛嬌地笑着，把身體靠近了我。猛的一伸手，插進我外套袋裏去，把那包牛脯攪了出來。

『還說沒有買，這是什麼？我早就聞到你衣袋裏的氣味了。』

我想不到她會有這一着，連掩護都來不及，牛脯已經到了她手裏，並且在小白面前拋擲起來。瞧着小白貪得無厭地把那僅有的一包牛脯吞嚼着，我只覺得心痛，但我不願傷妻的感情，和她爭奪，我只有採取有效的措施，把小黑尋出來，使它多少能從她手裏分得一些，不致完全挨餓。

我四處尋找着小黑。奇怪！小黑竟不見了。它到底躲在那裏呢？我忙向妻盤問它的下落。

妻見我問起小黑，忽然得意地笑了。她把我引到房外去，指着板壁旁的一隻肥皂箱，向我說道：

『你瞧，我把它放在這裏面了，可不好嗎？』

我瞧着那肥皂箱。這原是放在自來水管旁的，因為常常浸漬着水，木質已很鬆朽，加之現在又在黃梅期內，漬着水的地方，都佈滿了霉斑。這樣一隻潮溼而又霉壞的木箱，把來作為小黑的

公館，不是妻那樣具有巧妙心思的人，是想不出來的。我只瞧了瞧小黑，蜷伏在箱內的形狀，怒火便直衝上腦門來。趕緊把它提出了箱，並且叱着妻說：

『還不快把這箱子拿下去，誰叫你把它放在裏面的？你不想想，它也是一條命嗎？』

妻的眼圈有些紅了。她默然的把肥皂箱提了起來，一壁還在把牛脯餵着小白。我正有些懊悔，覺得這樣粗暴的聲氣，也許她要受不住，這是我們結婚以來所不會有過的。但瞧着她那樣愛小白，我終於又抑不住憤怒的，劈手把牛脯奪過來，向她說：

『小白已經吃得够了，不消你再餵它，還是剩些給小黑吧。』

這樣說着，我便把小黑帶進房去，將剩下的牛脯盡數餵給它吃。小黑像已餓久了似的，連咀嚼都來不及的吞嚥着，鼻子不時嗅着地面。這時，小白又跑過來和小黑奪食了。我瞧見它，分外火上添油，忍不住重重踢了它一脚，罵着：

『你這貪心不足的東西，你難道還沒有吃夠嗎？』

我沒留心到妻已站在我身後，偶然一回頭，不禁吃了一驚；妻的臉色蒼白得和紙一樣，淚珠不住從她臉上滾將下來。她怨恨地瞧了我一眼，一句話都不說的，把手帕掩着臉，倒在牀上，嚶嚶

的啜泣了。

我突然記憶了起來，妻是有着歇斯的里性質的。她常常疑心我不愛她，屢次從我的態度上尋找這不愛她的證據。現在，我把她所心愛的小白踢開，她一定更證實了先前的猜疑，以為我準是不愛她了。這誤會，是足以影響我們的幸福生活的。我不得不拋下手裏的牛脯，到牀前去向她解釋。

妻儘是哭着，不來理睬我。瞧着她不住聳動的肩頭，我第一次感到女性的不容易對付。真的，在別的事上，我是能盡量依着我的意志，使用我的言語，但在哭着的她面前，我却連一句勸慰的話都說不出來。我呆對着她，一時間，所有的煩惱都襲擊了我。想起幾月來為這兩隻小貓弄得顛倒倒的，受盡了不少痛苦，而妻還不能原諒我。我真恨不得把這兩隻小貓都摔下樓去。不過又恐這樣做了，妻將更要對我懷疑。我只得立起來向她說：

『好了，不要哭了。這兩隻小貓，原是你領來的，你愛怎樣辦就怎樣辦吧，我以後決定不再管它們的事了。』

我也不理會妻聽了我這話作什麼感想，自顧走到窗前去，對着窗上蒙滿了雨點的玻瓈，微

微噓了口氣，身上像卸去一副重擔似的。實在，我也應該休息一下了。爲這兩隻小貓，不惜把我業已疲倦的精神提供出來，我不是太傻嗎？我打開煙盒，取出一支煙捲，燃上火，獨自坐在沙發上吸着。

四

第二天，我照常從辦事處回家。雖然已經在妻面前說過，以後不再管小貓的事，但我的心裏總不能釋然。走過牛肉攤的時候，依舊買了兩包牛脯。

我擔心着妻也許還在和我嘔氣，家庭間仍保持着低氣壓的狀態，則疲倦上再加煩惱，我一定要感覺支持不住。不料她已改變了態度，一見面，便用笑臉迎接着我。在這一點上，我覺得妻的性格，是要比一般普通女性超出一籌的。

我們仍舊生活在光明的空氣裏，曾經有一時蒙蔽在我們中間的陰影，已完全消滅了，雖然妻的舉動殊沒有從前那樣自然。我從身邊取出一包牛脯來，放在桌上。妻並不過來接。我知道她心中還存着芥蒂，便有意逗引她歡心的，把牛脯拋在小白面前，並且向它叫：

『咪咪！
咪咪！
小白！』

妻噗哧一聲笑出來了。在這一笑裏，我們兩顆分離的心，又重新湊合在一處。

我把手裏的一包牛脯，盡數餵給了小白，這纔記起小黑來。小黑呢？小黑又不見了。我心裏暗暗着急，却不敢向妻問，恐再引起她的不快。我想過一會，她一定會告訴我的。便也不再問，只是耐心地等着。但等了許久，還不見她提起，我終於忍耐不住了，便趁着她快樂的當兒，突然向她問道：

『小黑在那裏呢？』

妻帶着像滿意又像怨恨的笑容說道：『你還問它嗎？我已經把它丟了。』

『丟了，真的嗎？』

『自然是真的，誰來騙你。你昨天不是對我說過，憑我愛怎樣辦便怎樣辦嗎？』

我呆了一呆。想起妻的執拗的脾氣。她素來是說得到做得到的。看起來，小黑一定已沒有倖存的可能了。我不禁歎了一口氣，把袋裏藏着的一包牛脯也取出來，拋在桌上。

妻詫異了：『爲什麼又買一包呢？』但隨即她便像領悟了似的說道：『哦！我明白了。這一包是買給小黑的，是嗎？』

我點點頭，懊悶地把眼光移到窗外去。窗外的天色是陰曇的。天空中却又下起濛濛的細雨。

來了。

妻走近我身邊來，把手按在我肩上說道：『我真不懂你的心理！爲什麼你這樣愛着小黑呢？小白不是比小黑可愛嗎？』

我辯道：『我何嘗愛着小黑，不過因爲你太愛小白，常常把小黑磨折着，我有些瞧不過去罷了。』

妻不作聲。她是站在我身邊，我回過頭去。顯明地瞧得出她臉上已有了懊悔的神色。她對我凝視了好一會，纔不安地說道：

『我把事做錯了。早知道你是這樣，我一定不那麼做的。不過我把它丟了還沒多久，也許它還在那裏罷，讓我再去找找看。』

『你把它丟在那裏的？』我問。

『就在曬臺旁邊的屋頂上面。』

我搖搖頭，暗想：『完了！它一定不會再回來了！』我知道，那屋頂雖在曬臺的旁邊，但離開曬臺有一尺多高，像小黑這樣瘦弱的軀體，決不會跳上來的。

我瞧着妻走上曬臺去，又瞧着她空手走下來，一個重大的打擊落在我心上，我的眼前又有小黑的影子在晃動了！它是在繞着我的脚跟打圈，並且「咪嗚咪嗚」地叫。這影子，嚙着我的心，使我的心劇烈地痛楚着。我忍不住頹然的倒在一張椅子上，把手掩着面。

五

晚上，雨下得更大了。

雨點打着窗，發出琤琮的聲響。我惦記着小黑，並且擔心它的生命恐怕受不住風雨的凌虐，在牀上翻來覆去的睡不着，一闔眼，便彷彿有一個小黑的屍體現在我眼前，全身都給雨淋得透溼的。我知道，我今夜決不會睡着了，便開了燈，走下牀來，坐到書案前去。

外面下着雨。室內充滿了寂寞的空氣。無聊壓迫着我。小黑的影子打擊着我的心。我開始感到了生的苦悶。

我無意識地從架上抽出一本書來，讀着消遣。這是美國新進作家淮爾達 (Wilder) 的斷橋 (The Bridge of San Luis Rey) 我是看了新羣衆 (New Masses) 上對他的批評纔買來的。在雨夜，讀着這樣一本小說，我覺得是非常的適合。鐘擺在我後面搖動着，時間隨着指針過去。我逐

漸被這書中的美麗的文筆動人的描寫迷惑住了。我並且從書中這五個不幸的人聯想到小黑身上無疑地，小黑的命運是也和他們一樣，生不如死的那麼，它的被棄，也許正是它的幸運。要是它死了，上帝一定會把它無罪的靈魂，像這從斷橋上墜下的五個人一般，安放在天國裏面。我這樣想着，心便甯靜了下來，但却增加了一種淒楚的感覺。

妻忽然醒了。燈光下，她擡起詫異的眼光瞧着我，說道：

「爲什麼不睡，你還在想着小黑嗎？」

我默然的合上了書，走到牀前去，把燈熄滅了。這時，窗外開始閃過了一線電光。在那電光裏，我恍惚聽見有小黑的受苦的靈魂在冉冉上昇着。

黎明的時候，我正在睡夢裏。妻突然喊醒了我，並且緊緊抱持着我的軀體，像受了什麼驚恐似的。

我睜開眼來，便瞧見她臉上的淚痕。我的睡意完全驚退了。慌忙坐起來向她問：「什麼事？」妻並不回答我，反而急迫地問我道：「你說，這世上可真有因果報應的事嗎？」

我暗暗好笑。心想：這一定是她經不起良心的責備，在睡夢裏瞧見什麼了。我正有些恨她的

私心，使我精神上感受不少痛苦，便故意嚇她道：『怎樣沒有，我常常聽得人說哩。』

妻像發了瘋似的，她挺着胸，揉搓着自己的頭髮，在牀上滾來滾去，一壁口裏號哭着說：

『我做錯事了！我殺了小黑，它一定不肯饒過我，來世我也要變做貓，像它一樣受苦的。』

我在一旁瞧着，心裏很覺不忍，正想安慰她，爲她破除這種迷信。忽然，她停止了號哭，側耳傾聽着外面。半晌，問我道：

『你聽見嗎？外面好像小黑在叫哩。』

我聽了聽，沒有什麼聲息。妻却堅說她沒有聽錯，一定是小黑在那裏叫。我拗不過她，只得披上衣服，和她一同到曬臺上去。外面雨已住了。空氣非常寒冷。我接連打了幾個寒噤，勉強拉開曬臺門來。奇怪！那在門角邊伏着的，不是小黑嗎？門一開，它便抖了抖被雨淋溼的身子，竄進來，繞着我的跟脚打圈，又「咪嗚咪嗚」的叫了兩聲，好像申訴它這一夜生活的痛苦。我又是憐惜，又是歡喜。妻更感動得掉下淚來。她也不顧它身上是那樣潮溼污穢，便把它抱在懷裏，不住撫拍着它，向它說：『好寶貝，你回來了。』

我呆立在一旁，瞧着妻這樣做作，還疑惑自己是在夢裏。然而事實却是很明顯的。我不禁有

些懷疑起來了。到底小黑怎樣能跳上那一尺高的距離，並挨過這一夜風吹雨打的生活的呢？像它這樣瘦弱的軀體，我是很難相信它會戰勝自然環境，而獲得它的生存權的。

但從此我却放下了一件心事。自從經過這一場風波以後，妻對這兩隻小貓是一視同仁地撫育着，再不存什麼偏私的心理。於是，我們的幸福生活便又回復了。而且愛情也更濃厚了起來。我們是在愉快的空氣裏生活着。

村居日記

九月五日

感謝近代物質文明的力量，使人類的交通器具日益利便，僅僅不過是半天工夫，我已從繁華的都市上海，到這荒僻的農村來了。

我所到的這個村名叫茅家村，村人大都是茅姓，但我所要寄居的人家却不姓茅，而是和我一樣姓周的堂房哥哥順凱。他在輩分上雖和我是堂房兄弟，但年齡却要大我兩三倍，已經是一位七十多歲有三個兒子十幾個孫兒女的老爹了。我在上海就曾寫信給他，說要到鄉下來住幾天，順便看看今年旱災的情形，他回信來雖不表示拒絕，但也似乎不甚歡迎，我知道他近來的境況一定大不如前，要不然決不會如此的。可是，管它！這個年頭，只要有錢，不論什麼事都好辦，我只要多帶一些錢去，就不成問題了。

昨天傍晚時候上海曾落過一場大雨，一直到我今天起程前天氣還非常陰涼。我起初以為鄉下的情形一定也如此，心裏倒為之一慰，可是到上了火車以後，便發覺我這理想是錯誤的了。

因爲車愈向前行，天氣也愈覺炎熱，到蘇州時是雲淡風清，到無錫時已紅日麗天，及至換乘江南長途汽車公司的汽車直向茅家村駛去時，更是「赤日炎炎如火燒」了。

下了車，憑着記憶中的方向走去，沿途到處可見龜裂的稻田和乾枯的秧苗，使人觸目驚心。已經瀕於崩潰的農村，今年又遭逢着這樣嚴重的旱災，農民們的前途，實在不能不令人擔憂。報紙上雖載着縣裏已在籌辦積穀，但只恐也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的。

到了凱哥的家裏了，出於意外的竟是非常的冷靜。前面堂屋裏，只有幾個小孩子在玩，看見我進來，都像怕驀生似的，嘩噪着跑進裏面去了。過了好半晌，凱哥纔從裏面出來，他只穿着一件夏布短褂，見了我，淡淡的一點頭，臉上並沒有笑意，有的只是深刻的憂鬱，迥不似我幾年前來這裏時的光景。他的面孔已沒有從前那樣豐腴，眉目間也很顯現着幾分老態了。

我和凱哥隨意寒暄了幾句，裏面便走出一個三十來歲頭脚都紮括得很乾淨的女人來，她倒了一杯茶給我，並且含笑向我叫了一聲：「三叔公！」

我吃了一驚，連忙站起身來，瞧時，原來是凱哥的三媳婦，素來以能幹著稱的。我的臉不禁紅了。慚愧得很！我這位叔公的年紀，比起姪媳婦來，還差十來歲呢！

凱哥和我談起他的近況，我纔知道他的家境已經一年不如一年了。在往年，把田裏的正規收入，和蠶桑棉花等副業進款合併起來，除了完糧納稅之外，以之養家活口，實在綽有餘裕的。可是現在却不同了，蠶繭賤到只值十八塊一擔，大子種每石只能賣到一塊八，同時田賦的額外附加却一年比一年增加，收入既這末有限，一家這末多人，嗷嗷待哺，所以近來他們一家差不多全靠借債度日。聽了凱哥的話，我不禁憬然的起了一種感想：連自己有着田地可以自耕自食的自耕農的凱哥，處境都如此困窘，其他不如凱哥的佃農雇農們，生活更要窮迫到如何地步呢？

在這談話中間，我偶然把我那位能幹的三姪媳婦送上的茶喝了一口，了不得！一陣臭氣直刺進我的鼻官，我忍不住哇的一聲，幾乎把隔夜飯都嘔了出來。凱哥在一旁見了這情形，不禁笑了，但隨即便皺着眉頭向我說道：

『沒辦法！這裏的河水全乾了，這還是井水，泉水要到三五里外去挑，也都有臭氣。』

我搖搖頭，覺得這趟下鄉來，決不能像在上海時那樣，只知道盡量享受，甚至連要像前幾次下鄉來的樣子都不能，一定要學會吃苦纔行。

凱哥這時纔關心到我身上，問我用過了飯沒有。我點點頭，同時因為風塵僕僕，弄得滿身都

是臭汗，很想洗一次澡，便把這意思對他說了。他初時似乎有些躊躇，但後來因為我是遠客，終於只好答應了。不過在臨轉身進內時，我還隱隱聽得他對三媳婦說：『水，不要放得太多。』我到這時纔明瞭，原來村裏如今連水都是很寶貴的。而我要把這寶貴的飲料用來洗澡，實在未免有些奢侈了。

洗過澡，太陽已經落山。凱哥的三个兒子都已回來。他們的臉都是憂鬱的，臉上彷彿蒙着一層陰影。偶然也向我問幾句上海的情形，口吻裏充分流露着羨慕的意思。看他們的樣子，似乎都把上海當作天堂，想到上海去尋出路。但他們却沒有知道這快要有人滿之患的上海，現在已不是遍地都是黃金，就是跑了去，也不見得會得到什麼的。

晚餐送上桌來了。今天似乎因為有着我這一位客人，於原有的青菜醃菜以外，還特別煎了一味荷包蛋。我把飯吃了一口，幾乎把咽喉梗住。借着不很明亮的煤油燈光細細一看，纔看出原來飯粒還不到五分之一，其他豌豆蠶豆野苧薺什麼都有。這樣的一頓飯，我實在還是第一次吃到。凱哥也已看出我難以下咽的情形了，便歉仄地笑着說：

『對不起！今夜只好怠慢一些了，明天我一定到鎮上去買新米。』

我看他說話的樣子實在是很勉強的，同時臉上還帶着種有苦說不出的神氣，知道他手裏一定很艱窘。於是，便不得不打消原定的計畫，把預備在離此時給他的錢，先取出來交他了。當三張紅色的交通銀行十元鈔票，從我手裏送到他面前時，他幾乎疑惑是在做夢，一壁揉着眼睛，一壁不知所措地站起來，嘴裏一迭連聲的說：『用不着！』可是手却已把鈔票捏得緊緊的了。

在一旁代我們盛飯的三媳婦，眼裏吐着羨慕的光。她先下死勁的釘了她男人一眼，然後笑着向我說：

『三叔公在上海一定發了財了。』

『哪裏話，我也只好勉強騙飽肚皮，上海的生活程度是很高的。』我回報了她一笑，但心裏却不禁有些感慨。這三十塊錢，原是新近一家雜誌社送我的一篇小說稿費，而這篇小說的作成，前後不過費時四天，我如若對她說，我只消四天工夫，就可以得到三十塊錢，不知她要錯愕到如何地步呢。

飯後，我信步走到門外去，想找幾個納涼人閒談，探訪一些在這旱災期內發生的故事，以便採作小說資料。誰知走到禾場上一望，靜悄悄的，連一個人影都沒有，有的只是死也似的寂寞。這

寂寞，勾動了我的悲思，我不禁輕輕的在西風裏歎息了：

『死寂的農村呵！要到什麼時候，纔會見到你復興的火燄呢？』

夜裏，和凱哥一牀睡。感謝天！鄉下竟沒有臭蟲，使我得以睡了一夜安逸覺。

九月六日

早上醒來，聽不見汽車喇叭的聲音，心裏很奇怪，張開眼來，看見了籠罩在我周圍的灰黃的花布蚊帳，纔明白我現在是在鄉下。我不禁愉快地跳下牀來，喊了聲：『我在這裏！』

不錯，我是在這裏。這裏沒有百樂門大飯店，大上海大戲院，辣斐花園跳舞廳。這裏有的只是龜裂的稻田，乾涸的河浜，和鳩形鵠面的農人。我是從天堂走到地獄來了。

洗過臉，便到門外去散步。這裏的风景是很好的。前面修篁千竿，隨風搖擺，後面遠山一抹，如美人的晨粧半面，置身其間，使人塵俗之念都消。我這次下鄉來，行囊中本帶有四小本袁中郎的瓶花齋集，這是知道這裏有一片竹林，預先打算享一些清福，攜一把椅子到竹林中去讀的。但現在機會擺在我眼前，我的興致反而消失了。想想大多數窮苦的農民，連最低限度的生活都維持不住，我如果還想享福，能算得是個有人心的人嗎？

我信步向竹林走去。竹林裏有許多孩子，在翻磚搬瓦的捉蟋蟀，都是凱哥的孫兒女。我看看他們，眼前恍惚有童年的黃金時代的影子在動盪。時序的推移是多麼快捷呵！兒時在菜園裏捉蟋蟀的情形還好在目前一樣，一轉瞬已經過去了十餘年，今天却在這裏看後一代的人做我從前所做的傻事了。我的已消逝的童心忽然在腔子裏活躍起來，於是便也開始混進他們裏面去。不久，居然竟給我捉着了一隻大而雄的蟋蟀。這時，便有一個穿着紅格布短衫活潑嬌憨的女孩子跑過來，向我嚷着：

『三叔公，給我給我！』

我認得她是凱哥最鍾愛的孫女小順子，便把蟋蟀給了她，代她輕輕的放入瓦罐裏，心裏却止不住歎息了：

『可憐的你們這些在死亡線上還沒有失掉天真的孩子們呵！』

回進屋裏時，順便向左右鄰舍家探望一下。一切都和從前一樣，那破爛的家具，那古老的農器，仍舊充塞在每一個行將崩潰的家庭裏，所不同的是衰頹的氣象益發深刻了。裏面的人見了我，也不像從前那樣笑臉相迎，肯和我閒話桑麻。他們一致用厭恨的眼光看着我，眼光裏的意思

好像說：『我們連飯都沒有吃了，你還下鄉來做什麼？』

我看懂了那眼光裏的含義，不禁打了個寒噤。我顫慄了。我像有芒刺在背一樣。我覺得，隔在我和他們之間的鴻溝，正逐漸在加深起來。時勢所趨，我和他們之間，恐終將不免成爲對峙的兩極罷。

午餐果然換了新米，但吃在口裏還嫌粗糙。在上海吃慣了洋米，連家鄉米都吃不來了。可歎！飯後，和小順子一同到河畔去玩。河裏的水完全乾涸了，但十幾部水車却還一字排列在河裏。車上滿是灰塵，張在撐木頂上遮蔭的草簾全落了下來，顯見已多時沒有人踏車子。小順子指着一部可供四個人踏的金剛車，說是他家的，隨即便猿猴似的猴升上車去，踏得槽裏的練篋翻翻滾滾的響。我在一旁看得高興，不禁起了童心，便也效尤着爬上去，踏將起來。到底是沒有習慣，手眼都很生疏，踏了不到三分鐘，便一腳踏空，兩手抱着扶槓，身子向外直宕出去，險些兒把架子都帶倒。嚇得連忙爬下來，不敢再踏了。

晚上，和凱哥家裏人閒談。那位能幹的三媳婦，忽然忸怩地向我說道：

『三叔公，你看，像我這樣，也可到上海去作工嗎？』

『你能作些什麼工呢？』我不禁好奇地問了。心裏却在想，像她這樣的人，要是到上海去幫傭，倒是很合式的。上海的娘姨每月至少有四五塊錢工資，要是作奶媽，則八九塊錢一月都拿得到。但不料她竟出我意外的說了。

『我能够繅絲紡紗，織襪也學過，不過不大會。』

我默然了，我將怎樣對她說呢？如果告訴她，華絲華紗在國外市場上銷路的黯澹，和上海華商絲廠紗廠的大量關門，不知她要沮喪到如何地步。我望着她說話後臉上那抑止不住的得意樣子，終於不忍把話說出來，只好搖搖頭，回到房裏去睡。

九月七日

凱哥今天上城去了，據說是因為田裏的秧苗已經乾枯，收成無望，預備翻種蕎麥，上城去買種籽。

屋裏很冷靜，所有的人都在田裏割秧苗。我一個人留着很無聊，看見板櫬上擱着一件滿是補釘的藍布大衫，為一種好奇心所驅使，便不管是誰的，脫下自己身上的衣服，把它換上去。這件大衫很寬，袖子出手更長，穿在身上，吊兒郎當的很不雅相。但我却不以為意的，搖搖擺擺地走出

去了。

一下田，大家見了我這副怪模樣，都哄然大笑起來。小順子更笑得打跌，牽住我的大衫，連眼淚鼻涕都笑了出來。幸虧不久便被她母親喝住了，我纔沒有十分受窘。

田裏各人所用的工具都不同，有鐮刀，有鑿子，有剪刀，還有用鏟子的。像因為我是客人，不該和他們一樣做田裏的粗活，大家都不肯把手裏的工具分給我。經我費了不少唇舌，纔勉強分得一把剪刀。這剪刀的鋒口已有些銹了，但用起來却還順利。我把乾枯的秧苗割下一莖來，心裏不禁起了一陣感慨：這秧苗，無疑地是農家的生命線，可是現在受了天災，却只好把來當做野草般割除了。這輕輕一割之間，該蘊藏得有多少血淚呢？

鄰近的田裏有兩個不相識的農家少女也在割秧苗，她們望着我身上那件藍布大衫只是笑，我倒給她們笑得有些不好意思起來。但其中有一個笑的姿態實在很美妙，如果用鏡頭把她攝下來，送到任何攝影展覽會去，一定可以獲獎。我望着她，正從她這笑容上，聯想到上海有一位密司的動人的笑態，不料她竟突然向我飛起眼風來，這却是我所不敢領受的，我只好低下頭，不再去望她了。

凱哥一直到傍晚時候纔回來。他真殷勤，上城去一趟，回來時還帶一包糟鴨，一包熏魚，和兩斤白乾來款待我。可惜我不會喝酒，未免辜負他一半好意了。

在閒談中，凱哥告訴我，城外的東西二沈都已經乾涸了。這消息，倒使我喫了一驚。五年前的一個薄暮時分，獨立西關橋上望西沈，中煙水蒼茫的情景還宛然在目，真想不到這樣寬廣這樣澄清的沈水，居然竟也會有乾涸的時候。

今晚在煤油燈下看見小順子和她弟弟耳語，兩人的模樣都很天真可愛。我真懊悔起程時不該那麼匆促，忘記把攝影機攜來，以致許多良好的材料，都被白白的埋沒了。

九月八日

一清早，便聽得外面有嘩噪聲浪，但因睡意未退，不願意起身，模模糊糊的又睡起還魂覺來。直到日上三竿，第二度醒來，正暗暗在自慚這生平第一次的晏起時，忽然房門一響，小順子跑進來了。她仰起小臉，很緊張的向我說道：

『不好了！三叔公，外頭弔死了兩個人！』

我吃了一驚，慌忙跳下牀來，握着她的手說：

『在哪裏？你領我去看。』

『我不去，公公要罵的。你要看，自家去看好了。』她搖着頭說。

我放鬆了她的手，走到外面去。外面堂屋裏，凱哥一家人正都在談着那死者的情形。凱哥見了我，便放下他手裏的旱煙管，搖搖頭說：

『一件稀鬆平淡的事，村裏又有一對夫妻吊死了。』

我問起來，纔知道死者就住在竹林前面，姓張夫妻兩人，因為田裏的秧苗枯死，兼之吃盡當光，無路可走，昨天夜裏，撇下他們的三歲兒子，關起門，一索吊死了。這樣的一樁慘劇，凱哥却說是稀鬆平淡的事，可見一定已司空見慣，發生了不止一次。這個年頭，人民真賤得比豬狗都不如！

我並不同凱哥說要去看死者，悄悄的走出門來，繞過竹林，向前走去。前面簇擁着黑壓壓的一大堆人，不問可知是出事的地方。我擠進人叢中去，眼前便現出了一幕從未見過的慘象：一男一女，兩具死屍，橫放在門板上，頭歪着，眼珠凸出，舌頭拖出口外有寸許長；旁邊還有個孩子在哀哀的哭着，大概就是他們的兒子了。這景象，見了真教人傷心，我的眼珠不自覺的有些潮潤起來。

回來後，爲這件事不快了有一整天。心裏起了不少怪念頭。在憤激到極點時，恨不得跑回上

海去，從任何享樂的地方，抓幾個摩登男女來，教他們看看這一雙死者，問問他們作什麼感想。

今天是舊歷的地藏誕，晚餐過後，孩子們手裏都滿把的執着點燃了的棒香，歡呼雀躍的到門外去插。我在一旁看得高興，忍不住把他們手裏的香集合在一起，代他們在禾場正中的火磚縫裏，插成了個大卍字，又在卍字的空檔裏，插了四支燭，孩子們見了，都喜歡得高呼起來了。

臨睡前，從行囊裏取出襯衫來更換，無意間翻出了那四小本瓶花齋集，想起日間所見的那一對自縊夫妻的慘象，我覺得這四本書，簡直可以把來拉雜摧燒了。

九月九日

來鄉下四五天，還沒有到大街上去過一次，整日價在田野裏東跑西走的，差不多忘記村裏還有這一條唯一的大街存在了。一直到今天午後，因為心裏悶得慌，翻閱幾天來的日記，纔發覺我所見的農村經濟破產的面影尚不十分完全，缺少了這重要的一頁。於是，便決定到街上去走一趟了。

街，離開凱哥的家並不很遠，我信步走去，不多一會便已到達了。街上的景象非常冷靜，迴不似我從前到這裏來時的光景。雖然太陽還是明亮的照在路上，但却已像入夜了一樣，到處都可

見到閉着的排門。酒店飯館不用說是早因沒有生意而收歇了。雜貨舖也由三家減到只剩一家。茶館雖還開着，裏面却冷冷清清的，連一個人影都沒有，只有茶壺茶杯，站在桌上寂寞地歎氣。倒是游手好閒的流氓模樣的人，意外地增多了起來。他們向我從頭到腳的打量着，眼裏灼灼的射着兇光，有的還交頭接耳的竊竊私語，好像調查我的來歷似的。這形狀，使我不自覺的感到有些顫慄。

我在雜貨舖裏買了一些零星食品，預備帶回去給凱哥的孫兒女們。看看掌櫃的把枯瘦的手指從密佈着灰塵的玻璃罐裏取出食物來的情景，我的心頭忽然起了一種淒涼之感，覺得這地方的生計實在太蕭條了。這時，我隱約聽得後面有人在議論我，其中的一個很粗暴的說：『這小子倒有些斤兩！』我吃了一驚，慌忙回過頭來看時，又是兩個流氓模樣的人。他們見我回頭，並不躲避，反挑釁般惡狠狠地望着我，好像要把我一口吞下去似的。我不敢再在這地方多留，付清了錢，回身便走。

在歸途中，我深深的感覺着：現在的鄉村，已不再是世外桃源，而是伏莽遍地的所在了。

回來後，聽凱哥的二媳婦說起，纔知道昨天弔死的張姓夫婦，已由村警送往區公所檢驗，看

來他們的結果，當不外乎在義塚地上挖一個坑，隨便掩埋了事。倒是遺孤究竟如何處置，這却很令人擔心的。

傍晚的時候，凱哥的三兒子從鎮上回來，說鎮上新到了不少溧陽難民，按日到大戶人家去吃麻雀飯，鎮上最大的一家米店源泰米號，已被搶光了。凱哥起先只是抽着煙沉吟，聽到這裏，忽然放下旱煙管，點頭微笑起來。我倒有些奇怪，怎麼像他這樣上了年紀的人，也會如此幸災樂禍呢。後來聽他說起源泰米號裏朱經理的歷史，纔明白這原來是一個爲富不仁的人，專門囤積居奇，盤剝農民，有一個外號叫米蛀蟲，連凱哥也會在他手裏吃過不少虧。這次被搶，實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我聽完了他的歷史，覺得很可採作小說資料，便把幾項要點摘錄在筆記本上，預備回上海後，細細的作一個短篇。

九月十日

今天屋裏的空氣有些和平時不同，大家的臉都非常憂鬱，而且像擔心什麼似的，常常把異樣的眼光注視着我。我心裏暗暗有些詫異，不明白他們爲什麼要這樣，是錢已經用完了嗎？不見得會有這樣快。是擔憂以後的生活嗎？這是早已注定的了，憂愁也沒用。並且，便是憂愁，又何必把

眼光對着我呢。

我心裏懷着個不能解釋的疑團，但又不便動問。因為我在這裏到底是作客，對於別人的家，是不便干預的。我只把眼望着凱哥，希望他或者能向我解說。凱哥果然也想和我說話，但他似乎有所顧忌似的，屢次想開口，又屢次把話嚥住了。最後，他似乎有些忍耐不住，便把我招進房裏去，輕輕的說道：

『三弟，我們是自己人，你又難得來到這裏，我巴不得你能够多住幾天，何況你還曾給我三十塊錢。不過你一定明白，如今的鄉下不比從前，你在這裏多住，實在沒有什麼好處。昨天你不是到大街上去過一次嗎？你自己也許沒留心，歹人可就在看相你了。今早我得到一個消息，說有人起意要綁架你，早晚便得動手。這真教我焦急得什麼似的。你想，你要是在我這裏出了事，我怎麼對得你的兩位老人家住？所以，我勸你還是早些回到上海去，將來鄉下太平了，你仍舊可以到這裏來住的。』

我起初還當凱哥是要和我商量錢的事，及至聽到後來，纔明白有這麼一番曲折，他原來是擔憂我身上發生危險。這反使我失笑了。我故作不在意的樣子說：

『理他們呢！我是不怕什麼的。他們要綁架我，由他們去綁架好了。綁了我去也沒什麼用，我的家並不在這裏，看他們到什麼地方接洽贖票去。』

凱哥似乎不以我這孩子氣的話爲然，他搖搖頭，老成持重地說道：

『你別把事情看得太輕易了。人一窮，不論什麼都會幹出來的。他們不但看相你，還在看相我哩。本來，我這裏對不論什麼都是很隨便的，不過你來了，就不能這麼說了。像我們這種飯食，你當然是吃不來的，恰好你給了我錢，我就把這錢去買新米。誰知這一來，可就給人挑了眼去了。許多相熟的人，看見我買新米，都當我手裏有了錢。這兩天走出去，東也問我討債，西也問我借錢，忙得我應付不了。這不過是一件事，你只要想想，就可以明白許多了。』

我真想不到我這一趟下鄉來，會給凱哥以這樣大的不安，更想不到像我這樣渺小的人物，偶然下鄉來一趟，居然也會使鄉村起一度騷動。我覺得，我決不能再在這裏勾留下去了。好在我預定在鄉居住的時期也不過兩星期，現在對於災象已有深刻的認識，就早一些走也沒甚關係。於是，我便向凱哥說，後天一定動身回上海去。凱哥還有些躊躇，我知道他的意思是希望我最好明天就走，但他畢竟是個忠厚人，很難把這話說出口，他只說了一聲：

『等明天再商量吧。』

隨即他便領我到外面去，把前後門都上了門，又從豬欄旁邊指了扇暗門給我，說這是可以通到鄰家的。同時，更把許多可供做武器用的傢伙都搬出來，放在堂屋裏，又吩咐他三個兒子都不許出去，留在家中，以備萬一。看着他們爲了我如此操心，我的不安一刻增加一刻，同時去志也更爲堅決了。

午後，和凱哥閒談。我偶然記起從前來這裏時曾見到過一面的本家則民，便有意無意地向凱哥問起他的近況。凱哥聽了我的問話，忽然搖搖頭，歎息了一聲說：

『他嗎？他近來窮得很，三個兒子賣掉兩個了！』

我喫了一驚，不禁把手搔搔頭。雖然在上海，也常常可以見到落難的山東漢子，把兒女裝在籃裏挑着出賣這事實，但這只是山東漢子而已，如果說號稱財富區的江南，也有同樣的事實發生，那我是再也不會相信的。我忍不住向凱哥問道：

『這裏果然也有出賣自己兒女的事嗎？』

『怎麼沒有，並且多得很哩，就是本村裏，也已發生過好幾起了。從前鄉下人無論怎樣窮，也

只窮到把自己的女兒押給城裏地主人家做了頭，幾年後取贖，賣是不肯的。可是現在，却只好硬起心腸來，在杜絕契上畫花押了。因為如果不賣，那就只有和兒女一起餓死，倒不如賣了還可以活命。像我，現在總還算勉強能挨過日腳，不過到將來誰說得定會不也走上這條路呢！好在我的年齡已有一大把，只要兩手一伸，兩腳一挺，什麼都看不見，那就完了！」凱哥感慨地說。眼望着遠處，眼光裏帶着深刻的憂鬱。

我低下了頭，心裏不由得想：原來農村經濟，已經恐慌到這一地步了。

凱哥的三媳婦很健談，今晚告訴我兩個鄉村笑話，有趣極了，回上海後一定要把它寫出來。可惜我不能在這裏多留，要不然她必可供給我不少田作的資料。明天如果不走，我將要細細的向她詢問一下這次旱災中鄉村的全部情況。她是生活在鄉下的人，比我這事後來調查的人一定要知道得多。

九月十一日

今天天色陰濛濛的，還落着小雨，我暗喜多了個藉口，可以再在這裏留一天了。凱哥大概也總不見得會在這樣的雨天硬攆我走的。

起身後，一心想找凱哥的三媳婦，問她旱災的情形，不碰巧她恰恰在做事，燒飯洗衣的忙得不可開交，我又不便去叫她，心裏懊悶得很。好容易直候到午後三點鐘光景，她纔閒下來。於是，我便把她請到外面堂屋裏，取出從上海報紙上剪下整理起來的旱災材料，一樁樁的向她詢問。她所告訴我的，很有許多和報上所登的可以互相參證的地方，更有少數報上所沒有的，我都把來錄在筆記本上，預備回滬後，在「旱災」這主題下，作一部中篇小說。

凱哥不明白我這次和她談話的重要性，在我們談話的時候，常常喝罵着她，叫她去做事，不許亂嚼舌頭。直到我對他說明了我的用意，他纔不再阻止她了，但還向我說：

『別信她瞎嚼，她的話是作不得數的。』

今天大門仍舊關得很緊，但後門却比較寬放些了。傍晚雨過天晴，小順子和她的弟妹們一同出去玩，回來時忽然說，村外有兩個人，探頭探腦的向這裏張望。這雖是小孩子的話，却也很教凱哥着急。他催促我，明天無論怎樣，一定要走。我本來也是嘴硬骨頭酥，想想這趟下鄉來，不過是爲要實地體驗最近的鄉村生活和搜尋小說資料，如果因此之故，便使生命發生危險，這却有些不值得。古語說得好：「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我的身價雖不值千金，但上有年高父母，下有嬌妻

糶子，實在不願遮做肉票，去過匪窟生活。於是，我便向凱哥表示，明天一準動身，請他放心。

九月十二日（補記）

一切都收拾停當，我決定今天動身回上海了。

凱哥一家人都送我到門外來。凱哥站在門前，向我說了許多話。他先道謝了我送給他的錢，又說在這裏多多怠慢，很對不起。最後說，等鄉下太平一點，再寫信來請我下鄉去多住幾天。

我向他們每個人點着頭，心裏忽然起了一種淒涼的情緒。他們是站在我眼前，但我却彷彿覺得他們的身體，正都在向地底沉落下去一樣。

這時，凱哥的三媳婦，開始忸忸地向我說了：

『三叔公，你在上海不要忘記給我找找事，有機會就寫信叫我出來。』

我含糊地答應着，心裏却在想：有什麼機會可以給你呢？除非你到上海去做娘姨。但這必須請教姑蘇金老薦頭，我是無能爲力的。

猛可裏，小順子也牽着我的衣服，說起話來了。從她那神彩奕奕的小眼珠裏，射出戀戀不捨的光來。

「三叔公，你幾時再來呢？」

我呆住了，這極平凡的一句問話，却引起了極大的感觸。的確，我幾時纔能再來呢？我要再到這裏來，必須要在這已瀕崩潰的農村復興起來的時候。那個時候總有一天要到來的，但他們可能捱到那個時候，而尚未陷於沒落的命運嗎？

我就這樣惘然的別了凱哥的家。在我面前展開着一個初升的太陽。我是愛太陽的，爲了它能給人類以光明。但一想到這次旱災的嚴重，我又忍不住要詛咒這太陽了。

旱災完

◆ 刊叢學文代現 ◆

集哉直賀志

謝逸六
冊一
半角七

志賀直哉爲日本短篇小說名家，本集係謝六逸先生選譯其傑作，如「一個人」「荒絹」「范某的犯罪」「死母與新母」「焚火」「雪之日」諸篇，皆作者苦心精構之作，爲日本現代文學家、文學批評家所極推重者。「一個人」「死母與新母」爲作者的自敘，結構完密，文字簡鍊。「范某的犯罪」，爲心理描寫的代表作品。「荒絹」一篇，味如醇酒，中人欲醉。「焚火」「雪之日」則爲清新雋逸的小品，更能表現作者的風格。譯筆極爲審慎，力求忠實暢達，無晦澀牽強之弊。

記生更

佐查
藤士
春驥
夫驥
著譯
冊一
一元一角

作者是一位不濫作的成名作家，對於最近風靡一世的通俗小說，尤少染筆。本書爲作者最近的長篇，蓋忿於日本文壇上一少年天才之被世逼成瘋狂，乃有此作，以洩不平。描寫日本文壇內幕甚詳，如老作家對於新進作家的壓迫，闖闖名媛和文學家的關係，故可作日本文壇現狀記讀。作者本是一位詩人，於狂人及歇斯的里婦人的觀察，本甚深刻，此書更以福洛特派心理解剖法爲全書描寫根基，尤見精采。

中華書局出版

現代文學叢刊

懺悔

M. Gorky : A Confession

本書敘述一個偶然的人，偶然地落到社會上，畢其一生去找尋天地間唯一的真理，走過了天涯地角，嘗盡了人間的苦味，但他還是找不到真理之所在；結果，他偶然地發現了真理，就在人們自己的身上；真理就存在在他的靈魂裏，他的靈魂就是上帝——上帝就是人們的共同意識。可是，這個共同的意識，是由人們的行為向着同一的目標，羣策羣力所創造出來的。至於這本書在藝術上的價值，確配稱有「描寫入微」這個特色。

何妨譯

一冊 七角五分

小菊

予且著 二冊 一元八角

本書只以四個人的名字，曲曲寫成一段怨憤悲哀的戀跡，透露出時代下民族意識的發展及一般青年的心情，都三十餘萬言，書中所選的代表人物與型，都是社會上佔有勢力的，故能體會入微，令人讀之，恍如置身於真實的社會中。文筆極其流暢而有勢，描寫的方法，完全脫去堆砌和烘托的窠臼；利用聯想的方法，使讀者起一種新的感覺；又利用簡短字句排列的技巧，表示情感的速度；利用推理的方法，表示繁雜的思想。尤其可以注意的，便是作者對於宗教影響，關於中國家庭及青年之種種，都有極深刻的描寫，同時對於中國舊有的和現有的醫卜星相等，亦一一顯露於書中。

中華書局出版

中0429(全)

23,6.



A541 212 0002 1487B

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印刷
民國二十四年九月發行

文藝
彙刊
早
災
(全一冊)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編者 周 楞 伽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達

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路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各埠 中華書局

◎ 定價銀三角五分
(外埠另加郵匯費)

(6)
295



標商冊註

